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三十六

哀公一公各將定公于母定妙四歲即位。在位二

短恭

周敬王立此據左傳載敬王崩故也按諸本敬王崩皆不

同或作哀二十七年十八年

鄭聲公二十二年

齊魯哀公五年景公卒安孺子荼立是年弒悼公陽生

簡公立其弟懿為平公而相之

宋景公三十八年

晉霸衰微魯哀公十二年會吳黃

衛魯哀公二年靈公卒孫出公輒立是年六月晉納衛

莊公輒出奔哀十七年莊公出立公孫般師十二月  
齊伐衛立公子起執般師以歸哀十八年衛逐起衛

蔡魯哀公四年昭公弒子成  
公立成公十二年孔子卒

曹魯哀公八年  
年宋滅曹

滕魯哀公四年頃公卒隱公  
震母立哀十一年隱公卒

陳魯哀公十六年  
楚滅陳殺閔公

杞魯哀公八年僖公  
卒子閔公維立

薛魯哀公十年  
年惠公卒

莒魯哀公十年  
年惠公卒

邾魯哀公七年魯入邾執邾子益哀公八年歸吳又討  
邾子益來奔

子益來奔

許魯哀公十二年  
年元公卒

小邾魯哀公九年  
年元公卒

楚魯哀公六年昭王子惠王章立哀十六年楚白公  
勝殺令尹子西攻惠王葉公攻白公白公自殺惠王

復國哀十八年  
年惠王卒

秦魯哀公二年惠公卒悼公立魯哀  
公十八年悼公卒子厲共公立

吳魯哀公十四年會晉黃池越入吳哀二十年越圍吳  
員哀十四年會晉黃池越入吳哀二十年越圍吳

越滅吳

越魯哀公十四年吳入越棲于會稽以行成用大夫種范  
始為政哀十四年吳入越棲于會稽以行成用大夫種范

諸侯會於徐州周元王使人賜句踐胙命為伯當是  
時越兵橫行於江淮東

諸侯畢賀號稱霸王

宋魯哀公十四年定十八年齊景五十四年魯靈四十八  
年昭二十五年鄭聲七年陽八

年周閔八年魯昭二十二年宋景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公

即位○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蔡人男女以辨○別係繫而出降

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疆

于江汝之間而還蔡於是乎請遷于吳

陽隨縣隨世服於楚不通中國吳之入楚昭王奔隨隨

人免之卒復楚國楚人德之列於諸侯故見經定六年

鄭滅許此復見者蓋楚封之

與楚之得封故但以自復為文亦猶蔡平陳惠之封於

楚而以自歸為文也

按左氏日報栢舉也蔡人男女以辨○別係繫而出降

使疆于江汝之間○別係繫而出降○別係繫而出降

故楚還夫男女以辨則是降下也疆于江汝則遷

其國也而獨書圍蔡何也蔡嘗以吳師入郢昭王奔

隨壞宗廟徙陳器也

禮諸侯軒縣

捷平王之墓

矣至是楚國復○扶又寧帥師圍蔡降其衆遷其國而

春秋書之畧者見○蔡宜得報而楚子復讎之事可

怨也○春秋亦削而不書猶是意也○聖人本無怨而怨

出於不怨○謂聖人本心無怨因其事之當然而

所言辨之誅四凶也

若莊子云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乃異端之說也

故議讎之輕重有至於不與共戴天者今楚人禍及

宗廟辱逮父母若包羞忍恥而不能一泄之則不可

以有立而天理滅矣故特書圍蔡而稱爵怨楚之罪

詞也○蔡侯怨楚不思務本修德以俟時

之志愧於句踐矣

○蔡侯怨楚不思務本修德以俟時

能報之於強吳而乘中國無霸獲二三小國以釋憾

於蔡謂之復讎而讎卒不能復也前年滅頓去年滅

胡今又少加蔡其志在於食小國以為利春秋  
奚取哉注曰蔡昭圍蔡未足以復為善文定以來高  
宗不復金國之雖故拳拳以復為

附錄 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長  
宰如以行成莫如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  
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  
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小豷焉為  
仍救正其流能戒之流使自竇歸于逃奔有虞為之庖  
正以除其害虞思於德是妻之以姚邑諸侯有田一  
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無其官  
取使女文謀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  
夏配天不失舊物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  
豐與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而不弗取將  
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弗取將又存  
可矣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弗取將又存  
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衰也弗  
外矣其為沼乎三月越及吳平吳入越不書吳不告  
告敗也

變而道之也於變之中又有言焉鵬用食郊牛此該郊牛  
志不敬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郊自正月  
至二月始可以承春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五月  
夏之始可以承春之時也秋之末承春之始也蓋不  
用郊用者不宜用者秋之末承春之始也蓋不  
強也下免牲者不宜用者秋之末承春之始也蓋不  
傷也下免牲者不宜用者秋之末承春之始也蓋不  
一也其所以為牛者畢有變而不郊故卜未牲不言傷之者  
矣其所以為牛者畢有變而不郊故卜未牲不言傷之者  
故卜而後免之何也專也卜之則如之何上帝安  
置之繫而待六月我甲始郊之變而後道左右之何也  
者牲之變也待六月我甲始郊之變而後道左右之何也  
月上甲始郊之變也待六月我甲始郊之變而後道左右之何也  
有變不道也待六月我甲始郊之變也待六月我甲始郊之變而後道左右之何也  
享道也貴其時也郊自正月其養牲之變此乃所也該郊牲雖  
二月下辛何也郊自正月其養牲之變此乃所也該郊牲雖  
二月下辛何也郊自正月其養牲之變此乃所也該郊牲雖  
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辛下辛不從則以三月辛下辛不從則以  
矣郊

變而道之也於變之中又有言焉鵬用食郊牛此該郊牛  
志不敬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郊自正月  
至二月始可以承春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五月  
夏之始可以承春之時也秋之末承春之始也蓋不  
用郊用者不宜用者秋之末承春之始也蓋不  
強也下免牲者不宜用者秋之末承春之始也蓋不  
傷也下免牲者不宜用者秋之末承春之始也蓋不  
一也其所以為牛者畢有變而不郊故卜未牲不言傷之者  
矣其所以為牛者畢有變而不郊故卜未牲不言傷之者  
故卜而後免之何也專也卜之則如之何上帝安  
置之繫而待六月我甲始郊之變而後道左右之何也  
者牲之變也待六月我甲始郊之變而後道左右之何也  
月上甲始郊之變也待六月我甲始郊之變而後道左右之何也  
有變不道也待六月我甲始郊之變也待六月我甲始郊之變而後道左右之何也  
享道也貴其時也郊自正月其養牲之變此乃所也該郊牲雖  
二月下辛何也郊自正月其養牲之變此乃所也該郊牲雖  
二月下辛何也郊自正月其養牲之變此乃所也該郊牲雖  
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辛下辛不從則以三月辛下辛不從則以  
矣郊

饕餮食郊牛改卜牛志不敬也夏四月郊書不時也  
四十非禮五卜強其大也全曰牲傷曰牛已牛矣其

尚卜免之何也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

專也帝牲矣故不敢擅施也昔者周公郊祀后

稷以配天此成王亮陰之時位冢宰攝國政行

天子之事也魯何以得郊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勲勞

於天下而欲尊魯故賜以重祭得郊禘大雩然則可

乎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欲尊魯而

賜以人臣不得用之禮樂豈所以康周公也哉康周

公故以賜魯注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

祀庶人祭先祖此定理也今魯得郊以為常事

春秋欲削而不書則無以見其失禮盡書之乎則

有不勝音書者故聖人因其失禮之中又有失焉者

則書于策所謂由性命而發言也本節聖人奚容心

哉因事而書以誌其失為後世戒其垂訓之義大矣

高氏曰皆不當郊故天示變以警之而改卜牛是違

天也雖改卜牛猶非郊時况公斬然在衰經之中輒

行天子之禮以見上帝可乎定公之薨未及

於親而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而從吉則為不孝

在喪而感事則為不敬於天一卒而犯三不謹焉春

秋書郊之失禮未有甚於此者也宣三年匡王未葬

而不郊猶三望雖曰廢郊其罪與哀公等爾廬陵

附錄

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

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

有以晉辭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  
有是多矣何如必不復小國猶復况大國乎臣聞國之  
禍也楚雖無德亦不文殺其民吳日以民為士芥是其  
日之有陳侯從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  
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陳脩舊怨也

**秋齊侯衛侯伐晉**

秋齊侯衛侯伐晉也師及齊師衛孔圍鮮虞人伐晉取  
棘蒲棘蒲在衛晉為霸主而諸侯至於合從以伐之  
春秋特書以著中國之無霸也楚得專封王道盡矣晉  
受眾伐霸統亡矣王道既盡霸統復亡春秋之變至是  
而窮矣高氏曰五氏垂葭之役聖人書次以存晉至  
是益衰聖人不復以盟主待之矣以傳考之魯及鮮虞  
之師在焉春秋以齊衛首惡故沒魯而略鮮虞也蓋晉  
自召陵之役不能得齊而蔡昭公以吳子勝於是齊衛  
鄭皆之已而我睦齊鄭宋人効之俱叛晉者也文公之  
業掃地盡矣至于黃池之會吳人爭長雖欲為成景悼  
之世且不可得矣王氏曰齊衛此齊衛五氏之次  
伐夷儀垂葭之次伐河內蓋皆遣師伐晉而二君實未嘗  
止為之援春秋皆不書伐非諱之也二君實未嘗

以攻晉伯伯之罪今此並書齊侯衛侯而以伐晉次  
者其無名妄動之罪也今此並書齊侯衛侯而以伐晉次  
而陵霸國也夫范中行晉之卿也雖且謀齊衛之黨故臣  
為諸侯盟主乎無或乎齊衛之同也然天下之患一  
也命之臣寔人人之所同也今乃棄君助臣不亦真  
乎書曰齊侯衛侯伐晉交敗之也自是晉不復能為  
又十二年吳人主會于黃池而春秋終矣陳氏曰伐夷  
儀不書書次五氏伐河內不書書次垂葭公會齊衛于  
牽帥狄師襲晉戰于絳中猶不書也諸夏之無伯春秋  
誠有不忍書也必於是而後書春秋蓋將終焉是故春  
秋之初諸侯無王者齊鄭宋魯衛為之也宣氏曰自晉文  
侯無伯以來徐秦晉之爭外與國伐晉者止二文元年衛  
人伐晉襄二十四年齊侯伐晉遂伐晉雖一時諸侯之  
玩伯然春秋於衛人於齊書遂尚未絕晉也至是而  
直書二國伐晉晉無異於列國矣故此條陳氏許氏得  
之○炎氏曰左氏云師及齊衛鮮虞人伐晉按經不言  
魯師故不取

**附錄**

左傳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  
民以敗我於柏舟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

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矣昔闔廬食不二  
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闕舟車不  
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苗厲親巡其孤寡  
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害者卒  
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  
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攻  
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嬪嬪御焉一日之行所發必  
成玩好必從珍異是取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  
日新夫先自敗也巳安能敗我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高氏曰觀定公之末邾之事魯

而遷伐之蓋魯人謀邾利取其田不復知有禮義也

**附錄** 晉趙鞅伐朝歌

戊申 敬王二十二年 定十九 九月 齊景五十五 曹陽九 閔九

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漵東田及沂西田癸巳救孫州

仇仲孫何忌及邾子隱盟于句繹郭火號反又音郭句

而受盟取漵東田邾東未盡也及沂西田沂西

未盡也三人伐而二人盟何也各盟其所得也

地邾

曷為列書三卿哀公得國不張公室三卿並去魯

衆悉行伐國取地以盟其君而已不與音焉適越之

辱兆矣定公之薨邾子來奔喪事魯恭矣而不免於

見伐徒自辱焉不知以禮為國之故也邾在邦域之

中不加矜恤而諸卿相繼伐之既取其田而又強其

反與之盟不知以義睦鄰之故也故詳書以著其罪

者欲并其地故事魯不敢不恭然卒不免故元年伐



邾至是二卿同伐而取泲沂之田入春秋未有後國  
取田者也邾氏曰前此實取邾田自泲水矣今只取  
其邾東之田猶以為未足故又取沂西之田則其食  
欲無厭必至于盡取而後已可知也以區區之邾國  
而魯西納其叛人之邑三取其田時無王霸強凌弱  
之亂至于如此家氏曰俱書三卿帥師著三家覆出  
為惡而兵權為已之私有其主不得而制也善取二  
卿東田及沂西田者魯人之逐利而不知止也  
人伐則曷為二人盟盟者各盟其所得也孫不得田  
昭公伐意如叔孫氏救意如而昭公孫音陽陽虎囚桓  
子子孫孫氏救桓子而陽虎奔今得邾田蓋季氏以歸  
二家而不取也邾近魯魯屢伐之邾人  
侯比皆叛故邾子懼比來會來朝來奔喪魯人猶以為  
書不卒重者政不自公出罪三子也王氏曰內臣並  
使始於文十八年公子遂叔孫得臣之如齊而木

並得也內臣並將始于成二年季孫行父臧孫許叔  
孫倫如公孫嬰齊之戰鞍而未嘗並會也內臣並會  
始于此三卿並將以伐國取地二卿又並盟他國之君  
今此三卿並將以伐國取地二卿又並盟他國之君  
是魯前此諸卿與列國諸侯無異大夫之強皆極於此  
三矣前此諸卿與列國諸侯無異大夫之強皆極於此  
以兵交之奪取其地而二卿又魯之強皆極於此  
豈不大大甚乎盟蔑與句繹為春秋書盟之始終於此  
也故七年鄆行盟吳不書八年萊門盟吳不書其  
者曰邾子來會來朝來奔喪猶不免難以魯之所發  
者邾之土地也書取罪其不義也書邾東沂西田則  
之分地也音及罪其無厭也此說好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左傳初衛侯遊於郊子南僕公  
謂之對曰對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  
子君命也對曰對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滕子來  
若有之對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斬

朝公來朝自襄六年成公朝魯三十二年會葬定十五年頃公葬會葬至是復朝不朝之中七十有二年矣諸國之朝滕杞曹邾居多杞之朝七而止于成十八年曹之朝五而止於襄二十一年小邾之朝亦五而止於昭十七年邾之朝七而止於定十五年滕之朝五始於隱十一年而止於定十五年滕與魯皆侯國而○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左傳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焉使太子公羊傳感者何衛之邑也焉為不言入于衛父有否之公羊傳感者何衛之邑也焉為不言入于衛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穀梁傳納者內弗受也帥帥而後納者有伐也何用弗受也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公羊傳明父得有子而廢之子不得有父之所自故奪其國

世子不言納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君謂之儲副則無所事乎納矣凡公子出奔復而得國者其順且易

以時則曰歸有奉焉則曰自其難也則曰入公羊傳則曰歸有奉焉則曰自其難也則曰入公羊傳

反以時則曰歸有奉焉則曰自其難也則曰入則曰歸有奉焉則曰自其難也則曰入公羊傳

况世子哉今趙鞅帥師以蒯聵復國而書納者見公羊傳况世子哉今趙鞅帥師以蒯聵復國而書納者見公羊傳

蒯聵無道為國人之所不受也國人不受而稱世子者罪衛人之拒之也所以然者緣蒯聵出奔靈公未嘗有命廢之而立他子及公之卒大臣又未嘗謀於國人數上贖之罪選公子之賢者以主其國乃從輒之所欲而君之以子拒父此其所以稱世子也人莫不愛其親而志於殺莫不敬其父而忘其後莫不慈其子欲其子之富且貴也而奪其位蒯聵之於天理逆矣何疑於廢黜然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輒乃

嘗有命廢之而立他子及公之卒大臣又未嘗謀於國人數上贖之罪選公子之賢者以主其國乃從輒之所欲而君之以子拒父此其所以稱世子也人莫不愛其親而志於殺莫不敬其父而忘其後莫不慈其子欲其子之富且貴也而奪其位蒯聵之於天理逆矣何疑於廢黜然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輒乃

嘗有命廢之而立他子及公之卒大臣又未嘗謀於國人數上贖之罪選公子之賢者以主其國乃從輒之所欲而君之以子拒父此其所以稱世子也人莫不愛其親而志於殺莫不敬其父而忘其後莫不慈其子欲其子之富且貴也而奪其位蒯聵之於天理逆矣何疑於廢黜然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輒乃

嘗有命廢之而立他子及公之卒大臣又未嘗謀於國人數上贖之罪選公子之賢者以主其國乃從輒之所欲而君之以子拒父此其所以稱世子也人莫不愛其親而志於殺莫不敬其父而忘其後莫不慈其子欲其子之富且貴也而奪其位蒯聵之於天理逆矣何疑於廢黜然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輒乃

嘗有命廢之而立他子及公之卒大臣又未嘗謀於國人數上贖之罪選公子之賢者以主其國乃從輒之所欲而君之以子拒父此其所以稱世子也人莫不愛其親而志於殺莫不敬其父而忘其後莫不慈其子欲其子之富且貴也而奪其位蒯聵之於天理逆矣何疑於廢黜然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輒乃

嘗有命廢之而立他子及公之卒大臣又未嘗謀於國人數上贖之罪選公子之賢者以主其國乃從輒之所欲而君之以子拒父此其所以稱世子也人莫不愛其親而志於殺莫不敬其父而忘其後莫不慈其子欲其子之富且貴也而奪其位蒯聵之於天理逆矣何疑於廢黜然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輒乃

嘗有命廢之而立他子及公之卒大臣又未嘗謀於國人數上贖之罪選公子之賢者以主其國乃從輒之所欲而君之以子拒父此其所以稱世子也人莫不愛其親而志於殺莫不敬其父而忘其後莫不慈其子欲其子之富且貴也而奪其位蒯聵之於天理逆矣何疑於廢黜然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輒乃

嘗有命廢之而立他子及公之卒大臣又未嘗謀於國人數上贖之罪選公子之賢者以主其國乃從輒之所欲而君之以子拒父此其所以稱世子也人莫不愛其親而志於殺莫不敬其父而忘其後莫不慈其子欲其子之富且貴也而奪其位蒯聵之於天理逆矣何疑於廢黜然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輒乃

據國而與之爭可乎。故特繫納衛世子蒯瞶于戚於趙鞅帥師之下而鞅不知義靈公與衛國大臣不能早正國家之本以致禍亂其罪皆見現音矣。

子。世世子也。君沒而稱世子者。正疑乎。不正君子與之。世世焉。必若此言。謂可殺父。可忘子。得國可奪。而有之也。人之不為禽獸也。幾希。豈春秋立言垂範之意乎。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曰。子重耳曰。身受父死。不得與笑。所以哀也。時亦不可失也。重耳曰。身受父死。不得與笑。所以哀也。時亦不可失也。敢有他志。而穆公納之。今靈公方卒。而蒯瞶御鞅。因以為利。不夫甚乎。書趙鞅帥師。罪鞅以大。夫憂諸侯之爭也。昔曼姑圍戚。誅鞅。未嘗受靈公之命。特因人以蒯瞶不當得國。以鞅為可立。而蒯瞶之命。特因人之。王父而辭。父命哉。高氏曰。靈公卒。衛人以世子在外。遂立其子。蒯瞶使鞅知已之得立者。以父為世子。故因逆其父。而還以位。則子道得而亂息矣。奈何他人納其父。而反拒之耶。孫氏曰。其言于戚者。見蒯瞶為鞅所拒。而不得入于衛也。陳氏曰。于戚內弗受也。鞅拒父也。後十三年。而蒯瞶自戚入于衛。衛侯鞅未卒。

則是鞅拒父也。家氏曰。為鞅者。能逆其父。而君之人情之順也。為蒯瞶者。能反躬自咎。以已得罪於先君。無君國之理。庶幾千乘。而莫之顧。天理之正也。乃蒯不能然。父不父子。子不子。更為爭國之計。春秋莫適也。○劉氏曰。江熙曰。若靈公廢蒯瞶立鞅。則蒯瞶不得復稱世子。林蒯瞶為世子。則靈公不命。蒯瞶然則從王父之言。殺梁傅。不得復立。鞅亦不得背父。而不與其國。為鞅計者。委於所可立。使不失君之社稷。而身蒯瞶父子。段胡氏圍戚。下一條。說極正。但君親無將。將而必誅。使瞶果有殺母之事。則罪在。必誅。天地所不容。不論靈公有命。無命。決無得國之理。亦何必曲折如此。故不如一。劉氏之論。明白洞達。而無疑也。張氏曰。蒯瞶必無殺母之事。二。劉氏辨之。於定十四年。出奔宋之傳矣。觀春秋再。以世子書。則知蒯瞶為無辜。而被此名。以出。故春秋正其名。而謂之世子。所謂與之繼出者也。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子般送之。士皆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

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加與罕駟兵車先陳罕駟自後  
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  
從之卜戰龜焦蔡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笑我龜謀  
以故兆詢可也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  
百姓殺君助臣國而滅其君寡君待鄭而保焉今鄭  
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詭恥  
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  
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  
絞之罰也甲戌將戰郵無血御簡子衛太子為右兆下  
上望見鄭師衆太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投太子為右  
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  
馬百乘死於囿下群子勉之死不在此寇繁羽御趙羅宋  
勇為右羅無勇棄之吏詰之御對曰若作而伏衛太子  
禱曰曾孫蒯臧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  
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臧不敢自  
佚備持矛焉改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  
作三祖蓋犬命不敢請漏玉不敢受鄭人擊簡子中肩  
斃于車中獲其逢旗太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温大夫  
趙羅太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  
矣傳復曰錐克鄭猶有好在夏未文也初周人與  
田公孫龍稅馬趙氏得而獻之使請殺之趙孟曰

主也付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  
郟取蓬旗于子桃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  
公孫林殺而射前列多死趙孟曰國無小既戰簡子曰  
吾伏殺喉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太子曰吾救主於  
車退敵于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鞅將絕吾能止  
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鞅皆絕杜氏曰鐵衛他在  
城城南劉氏曰戰而言及者主之者也猶曰趙鞅為主  
乎此戰也云爾晉言師帥者其衆敵也王曰趙鞅為主  
殺人固罪也然鞅不忠所以致亂者已實為之苟能引  
咎責躬改過遷善返國權於其君修明政事復貝伯業  
則諸侯畏之范中行將覆亡是懼焉敢怙亂今乃納  
賈而見拒於衛遇鄭師而震慄失措既而幸勝且以雋  
功相與矜夸不思黷武勤民構怨與國以力勝人奚足  
恃乎春秋以趙鞅主乎是戰處已息爭之隙遠怨之方  
也魯晉敵也今以贏爾之鄭而晉趙鞅及之戰雖勝不  
能與晉敵也今以贏爾之鄭而晉趙鞅及之戰雖勝不  
武矣晉而夷晉於列國也況趙鞅既勝而爭功故群下  
皆自伐其不復振也宜哉謝氏以為罕達為衛討蒯臧  
趙鞅為蒯臧禦之故二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故也

書遷止此左傳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眾  
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駒以說哭而遷墓冬蔡遷于

來州

州來吳所滅也高氏曰初武王封叔度於汝南上蔡

平侯卒徙于新蔡至昭侯乃蔡雖請遷于吳而中悔

吳人如蔡納聘而師畢入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駒以

說如哭而遷墓如此則實吳人之所遷也而經以自

遷為文何也楚既降反江蔡使疆于江汝蔡人聽命

而還音師矣復扶又反下背音楚請遷于吳而又

自悔也其謀之不臧甚矣遷故以自遷為文夫遷國

大事也盤庚五遷利害甚明衆猶肯怨不適有居至

于丁寧反復音播告之修而後定也音盤庚不適有

往適有今蔡介也問于吳楚二大國之間背楚誑吳

及其事急又委罪於執政其誰之咎也故經以自遷

為文而殺公子駒則書大夫而稱國言君與用事大

臣擅殺之也放公孫獵則書大夫而稱人言國亂無

政衆人擅放之也駒與獵其以請遷于吳為非者乎

而委之罪以說誰敢有復盡忠而與謀其國者哉

殺殺無罪也聖人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為而況於

國乎故蔡自殺公子駒

上下危疑遂以禍敗

已敬王二十三年昭定二十七年景五十六出公輒元年

九卒昭二十四夫差四春齊景國夏衛出石曼姑帥

師圍戚春齊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伯討也此其為伯

討奈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為固可  
以拒之也輒者曷為者也崩贖之子也然則曷為不立  
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  
王父命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穀梁傳此衛事也其先  
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穀梁傳此衛事也其先  
國夏何也子不圍父也穀梁傳此衛事也其先  
繫臧于衛者子不有父也

按左氏靈公游于郊公子郢御公曰余無子將立汝

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

在下音曰君命祗音辱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

郢為大音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

手若有郢必聞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以拒崩贖

崩贖前稱世子者所以深罪輒之見立不辭而拒其

父也輒若可立則崩贖為未絕未絕則是世子尚存

而可以拒乎主兵者衛也何以序齊為首罪齊人與

衛之為惡而黨之也公孫文仲主兵伐鄭而序宋為

首以誅殤公事見隱四年石曼姑主兵圍戚而序齊為首

以誅國夏訓天下後世討亂臣賊子之法也唐陳氏

夏後曼姑是聖人惡其不義以齊為兵首隱四年襄

元年書南宋彭城此不言圍衛戚者不與國夏助輒

圍父也高氏曰曼姑為子圍父逆亂人倫莫甚於此

齊國夏帥師助之故為惡首齊與晉為仇若崩贖入

則衛從晉矣此齊所以助輒也薛氏曰佐人之子攻

人之父齊之罪有濟於衛也襄陵許氏曰晉以君臣

稱兵而齊為臣伐君衛以父子爭國而齊助子圍父

以是令於諸侯君子是以知齊之不伯而將有亂也

古者孫從祖劉歆曰孫居王父之處正昭穆則孫常

父又孫氏王父之字杜氏曰諸侯之孫考於廟制昭

常為昭穆常為穆周禮小宗伯禮首始祖不以父命

辭王命禮也。輒雖由嫡孫得立，然非有靈公之命，安得云受之？王父辭父命哉！故冉有謂子貢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伯夷以父命為尊，而讓其弟叔齊以天倫為重，而讓其兄仲尼以為求仁而得仁者也。（宋）齊皆求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視棄其國猶敝屣爾。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惟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然則為輒者，奈何宜辭於國？曰：若以父為有罪，將從王父之命，則有社稷之鎮，公子在我焉。（於）得為君以為無罪，則國乃世子之所有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而使我立乎其仁，知此則言順而事成。

矣。是故輒辭其位，以避父，則衛之臣子拒崩墮而

之可也。輒利其位，以拒父，則衛之臣子舍爵祿而

去之可也。（宋）子貢曰：「崩墮，父子之事，其進退可不可，只看輒之心如何。若輒有拒父之心，則固無可論。若有避父之心，則衛之臣子以君臣之義當拒崩墮，而不聽其去，則為輒者又當權輕重而處之。使君臣父子之間，道並行而不相悖，苟不能然，則逃之而已矣。但不可有毫髮私意於其間耳。」

烏有父不慈，子不孝，爭利其國，滅天理而可為者乎？（宋）意林曰：「夷齊求仁，貴而以能全其志，義為安故。孔子稱之，春秋抑曼姑於齊，以明臣之不可侵其君，離戚於衛，以明子之不可加其父。一言而君臣父子之道正矣。為曼姑之義，宜明言於其君，曰：「子無討父之道，臣不足為三軍將也。為輒之義，亦宜明言於其國，曰：「臣無乘君之禮，我不可為千乘主也。若是上讓下，競而真，渡不用矣。又何其紛紛哉！此義精矣。其先國夏者，誅賊子之黨也。」

衛石曼卿圍戚與宋華元圍宋彭城相

對然宋事以晉首兵者善晉之討逆也衛事以齊首  
兵者不以子圍父也彭城書宋者正彭城歸於宋也  
氏曰曼姑知其不義故推齊為首非也春秋何從也  
為不義者師非乎公羊以圍戚為伯討然則  
肩為不書圍衛戚與宋彭城比乎又云輒不以父命  
辭王父命是不以家事辭王事豈可逆父之子之倫而  
可謂之王法乎禮記子弑父凡在宮者殺無赦說之  
者曰除子以外皆得殺其弑父之人蓋子弑父而其  
子殺之殺之者之子又將得而殺之是聖人之法教  
人以父子相殘也豈理也哉唐李存孝以克用養子  
叛其父而請命於朝廷先儒以為不可受蓋知春秋  
之義矣

夏四月甲午地震○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左傳夏五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左傳夏五月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左傳夏五月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左傳夏五月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左傳夏五月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左傳夏五月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左傳夏五月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左傳夏五月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左傳夏五月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左傳夏五月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左傳夏五月

桓公立於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為也  
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當父魏至曰無備而官辨者  
其相僖乎公羊傳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為  
為不言其復立春秋見者不復見也何以不言及敵也  
何以書記災也梁傳言及則祖有尊卑由我言之則  
一也莊氏曰桓僖親盡而廟不毀直  
為天所災故孔子聞火知其必相僖

桓僖親盡矣其宮何以存李氏者出於桓立於僖世  
專魯國之政其諸以是為悅而不毀歟賈氏曰

之十世祖也僖公者哀公之七世祖也諸侯五廟親盡  
十世七世之廟存焉非禮矣高氏曰諸侯五廟親盡  
則毀桓僖不毀三家者存之僖天子也聖人因其災  
而並錄之君子於是乎知有天道也公羊傳季氏傳  
禮僖上罪不勝誅故天災桓僖廟以示警戒或問漢  
高廟園殿災董相謂高廟不當居東園殿不當居  
陵旁何所據而言然高廟不當居東園殿不當居  
惟本孔子在陳聞魯災知桓僖之意也此是  
等也何氏曰親過高祖親疏適等有曰稱及則祖有



尊卑矣或謂祖有功宗有德所以勸也則如之何曰

孝子慈孫事其祖考仁也或七廟或五廟自是而某

初危反禮也矣問其功德之有無也必若此言是子

孫得選擇其祖宗而尊事之矣豈理也哉宋子曰商

後世室見於經典皆有明文而功德有無之實天下

臣議君而除蓋法者不為過矣程子晚年嘗論宋朝

廟制太祖太宗皆當百世不遷則知前說若非記者

家語則孔子對陳侯之言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

不毀其廟焉今桓楨之親盡矣又功德不足以其

言季氏存桓楨初非以其有功德實所以隆私恩焉

耳又家語記孔子在齊聞周先王廟災曰此必信王

之廟亦無功德可稱其廟亦在當毀故天災及之與魯

公時獻符于文宮則當時諸侯之祖廟親盡而不毀

者無國無之故春秋特書桓楨災以示戒盧陵李

山御書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季桓子命藏家

魏曰舊章不可亡也此亦見魯為儒書之國劉氏

之公羊云復立也且必若云作三軍舍中軍曷為獨

哉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啓陽公作開陸氏曰開者

陽琅琊開陽縣曹黨流氏故懼曰北年四城王氏曰

都路沂州臨沂縣有故開陽城襄陵許氏曰

故帥師焉地震廟災變異弗圖而取田城邑兵役相繼

可謂不畏天命矣中失而外鏈本亡而未務此魯之季

也○宋樂髡帥師伐曹曹本屬宋既而叛之亂也高氏

附錄

此蓋曹公孫彊為政之時襄陵許氏曰宋始窺曹而巳此年樂髡伐六年向巢伐七年圍八年入而以曹伯陽歸矣

劉文公故周

○秋七月丙子李孫斯卒傳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

告而立之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

立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

男也故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

矣乃討之召正當不反廬陵○蔡人放其大夫公

孫獵于吳傳公子駒之黨也其放之于吳召亂之道

也厥後蔡亂以公孫氏豈獵之黨與○廬陽李氏穀

亦以獵得罪於國人故孫人以放胡○又十月癸卯秦

氏不取以書其大夫觀之胡氏得之○又十月癸卯秦

伯卒○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傳邾子已

二卿踰年而圍之是白敗其盟也雖邾政不修有以致

祗然魯之棄信亦已甚矣自是盟不足恃春秋不志也

廬陵○來會來朝來奔喪猶不免伐取漸沂田受

釋盟猶不免圍不至於以邾子益來不止也小國水火

甚矣諸侯無伯言哉

附錄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荀寅

前十一月月劫殺殺士臯夷惡范氏也

與敬王二十四年晉定二十一年齊景五十七年衛出二蔡昭

元年昭昭五景二一十六秦悼公春王二月三月庚戌盜

殺蔡侯申殺公孫作武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

卒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文之蒞後至曰如牆而進多

而殺二人緇執弓而奔公羊傳殺君賊者窮諸人也此

孫長而殺公孫姓公孫軒公羊傳君賊者窮諸人也此

其稱盜以弑何賤乎賤者也賤乎賊者孰謂謂罪人也

者不以弑道也春秋有上下盜微殺大夫謂之盜非所

取而取之謂之盜辟中國

之正道以襲判謂之盜

按左氏蔡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公孫翩逐

而射反食亦之卒然則翩非微者其以盜稱何也蔡侯

而射反食亦之卒然則翩非微者其以盜稱何也蔡侯

而射反食亦之卒然則翩非微者其以盜稱何也蔡侯

而射反食亦之卒然則翩非微者其以盜稱何也蔡侯

而射反食亦之卒然則翩非微者其以盜稱何也蔡侯

而射反食亦之卒然則翩非微者其以盜稱何也蔡侯

而射反食亦之卒然則翩非微者其以盜稱何也蔡侯

而射反食亦之卒然則翩非微者其以盜稱何也蔡侯

而射反食亦之卒然則翩非微者其以盜稱何也蔡侯

而射反食亦之卒然則翩非微者其以盜稱何也蔡侯

而射反食亦之卒然則翩非微者其以盜稱何也蔡侯

而射反食亦之卒然則翩非微者其以盜稱何也蔡侯

而射反食亦之卒然則翩非微者其以盜稱何也蔡侯

而射反食亦之卒然則翩非微者其以盜稱何也蔡侯

而射反食亦之卒然則翩非微者其以盜稱何也蔡侯

而射反食亦之卒然則翩非微者其以盜稱何也蔡侯

而射反食亦之卒然則翩非微者其以盜稱何也蔡侯

背佩楚誑吳又委罪於執政年見二其謀國如是則信

義俱亡禮文並棄無以守身而自衛夫人得而害之

矣故變文書盜以警有國之君也國社蔡侯為

正而為賊者所殺其賊可知也國社盜劫且殺者

也劫盜以殺則凡在官者無人也國社蔡殺其大夫公子

其大夫是貴近無人也國社是故殺翻不書以為不足討

也葬昭公以為不葬也國社凡弒君稱弒積

漸之名也蓋國君之尊其勢位之崇高非臣下所得

輕而危之也故其謀必非一朝一夕之故而得行焉

今蔡昭不道上得罪於大國下無道於其民忠謀不

用無罪見殺人心以離故翻之事成於一旦春秋以

盜殺書之所以見其幾於獨夫也餘蔡林弒上下之

名猶存也蔡申國社弒弒君而略其名氏姓與霍皆翻之

黨稱國以殺而不去起呂其官者二公孫蓋嘗謀國

不使其君至於是而弗見庸者也故書法如此而或

者以翻非微者而稱盜蘇轍以謂求名而不得非矣

天下豈有欲求弒君之名春秋又惜此名而不與者

哉國社宣十七年蔡侯申卒是為文公此蔡侯申

同名者乎必有一誤國社李氏曰殺蔡侯有三盜

微殺大夫謂之盜盜竊寶玉大弓是也國社非所取而取

之謂之盜盜殺蔡侯申是也言其辟中國之正道以襲

利謂之盜盜殺蔡侯申是也言其辟中國之正道而

行同夷狄不以禮義為主而悅倖以

蔡公孫辰出奔吳

陳氏曰書公薨夫人姜氏孫于邾公

葬秦惠公

宋景人執

小邾子

陳氏曰天下無霸故宋人得以執小邾子

也國社不稱名無罪也以私怨擅執小國之君又不歸諸京

師其罪大矣國社伐曹執邾之役蓋齊景圖自

無成而宋亦有志於爭權也當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

公孫霍時傳見上○晉人執戎蠻子亦歸于楚霍即

晉蠻書執止此左傳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

馬既中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致方城之外於

繒閔曰吳將沂江入郢將奔命焉為一昔之期襲梁及

霍單浮餘圍蠻氏蠻氏蠻子亦奔晉陰地同馬起豐

所與狄戎以臨上維左師軍于菟和右師軍于倉野使

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

發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晉以聽命士蔑請諸趙

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

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為之卜蠻子

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異楚師于三戶同馬致邑

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公羊傳赤者何戎曼

子之名也其言歸于楚何子此官子曰辟伯晉而京師

也楚

楚圍蠻氏蠻子亦奔晉楚謂晉曰晉楚有盟好呼

惡烏故反下同之若將不廢則寡人之願也不然將

通於少詩照習以聽命也將大開武關以伐晉趙鞅

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楚必速與之乃詐執蠻子以界

楚師其曰晉人云者罪之也蠻子亦何以名夷狄也

無罪見執亦書名外之也文公執曹伯則曰界宋人

今此曷云歸于楚歸于楚者猶曰京師楚也晉主夏

盟為日久矣不競至此春秋所惡列國之君歸于京

師正北今執而與楚宜書如曹伯界宋人乃書與歸

于京師文無異是責晉不當執不宜歸于楚而歸于

楚明矣周氏曰諸侯有罪方伯請命于天子問罪然

後執而歸諸京師正也不請王命而執之歸于京師

若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其罪為輕若晉侯入曹執

曹伯界宋人執諸侯罪已重今晉為中國

盟主而執戎蠻子歸于楚以君臣言則楚為君矣以

疆弱言則楚為伯矣家氏曰戎蠻雖逃于楚亦宜服

屬諸夏昭十六年楚乘其亂誘其君而殺之楚實無

道我之叛之宜也於是自拔歸晉晉人倘畏楚之盛

疆拒而弗納可也聽其去而適他國亦可也乃詐而

執之以歸于楚執人而歸之夷狄是以事京師者而

事夷狄晉之罪大矣

城西郭郭備晉也

六月辛丑亳社災亳步各反

社者何亡國之社也社者封也其言災何亡國之社也蓋其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書誌災也社也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書曰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國既亡則社自當遷湯存之以為後戒故但皆宥之則與遷之無異既為亡國之社則自王都至國都皆宥之使為戒也誌曰喪國之社屋之不毀天陽也又曰亳社北牖使陰明也魯有亳社災屋之不毀有災此制社也蓋武王伐紂使諸侯各立其社以戒亡國其社有屋故火得焚之災天火也書曰亳社災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亡國之社屋之武王克商班其社于諸侯以為國之社災戒魯之危亡也七年能警言戒之象書曰亳社災亡國之社災戒魯之危亡也七年先傳云以邾子邾獻子亳社則新作亳社之屋可知矣不書新作亳社者以邾子邾獻子亳社則新作亳社之屋可知矣其當作故不志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十二年子虞母  
大夫公孫好等為賊以討而不去其官則不以二大夫為賊也若不為討之不以其罪故書大夫則當從里克別有義也國氏曰國氏故緩春秋於定哀之際錄蔡昭沈詳者哀其不幸也當齊桓晉文之隆蔡猶不能自後於楚楚遲至於標季而昭公乃錄然合中國以只召陵之會卒能以吳破楚入郢此其志力有過人者遭晉德昭之不競而不能遠撫使之卒陷于楚之禍君子是以哀其功烈幸而為之數見於經也使昭公出於晉悼之世如何烈當  
葬滕宣公

附錄左傳秋七月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技范氏庚午

寅奔鮮虞趙穆奔臨十二月弦施逆之遂墮晦國夏

代晉取邢任察鄆逆時陰以孟壺口會鮮虞納荀于

敬王三十五年晉定二十一年齊景五十八卒衛出三蔡

十一 紀 卷之六 宋景公二十七年 春城 此此頻矣及 作

傳一 昭一十六 昭一十六 昭一十六 昭一十六 昭一十六 昭一十六

晉備 ○夏齊侯 景公 伐宋 也 昭一十六 昭一十六

于宋 景公 伐曹 執小邾子 亦疆凌弱 故討是討之 以圖霸

然景公 內不能正其國 區區晉制 以爭伯權 是以圖霸

魯宋 雖從之 而不心服也 若將衰而幸及之 猶不知貴

孫丑 稱晏子 以其君顯 抑未矣 ○晉定 趙鞅帥師伐

衛 生惡 張柳 朔言 諸昭子 便為 柏人 昭子 曰夫非而 謙

乎 對曰 私讎 不及 公好 不密 過惡 不夫 善義 之經也 臣

敢違之 及范氏 出張 朔謂 其子 爾從 主勉 之我將 止

死 王生 授我 矣吾不 可以 憐之 遂死 於柏人 故也 氏

衛 范氏 之故 也遂 圍中 牟 ○氏 曰 衛助 范氏 故也 氏

曰 鞅以 子拒 父齊 國夏 為之 圍戚 逆也 蒯瞶 以父 伐子

也 晉人 倘欲 修明 伯業 陳大 義以 示天 下當 請之 天 王

召 諸侯 伐衛 執鞅 歸諸 京師 命公 子鄆 而立 之然後 於

義 為允 若私 於前 瞶必 求其 入亦 非春 秋所 許也 况實

以 范氏 之故 而納 蒯瞶 以心 各乎 厲凌 季氏 曰晉 自侵

三 說 ○秋 九月 癸酉 齊侯 杵臼 卒 姪 生子 不成 而死 齊

子 鬻 公 矣 未有 大夫 若之 何公 曰二 三子 間於 憂震 則

有 疾亦 亦姑 謀樂 何憂 於無 君公 疾使 國惠 子高 昭子

立 荼真 羣公 子於 萊秋 齊景 公卒 冬十 月公 子嘉 昭子

駒 公 子 黔 奔 衛 公 子 組 公 子 陽 生 來 奔 萊 人 歌 之 曰 景

公 死 乎 不 為 埋 二 軍 之 事 乎 不 與 謀 師 乎 師 乎 何 黨 之

十一 紀 卷之六 宋景公二十七年 春城 此此頻矣及 作

傳一 昭一十六 昭一十六 昭一十六 昭一十六 昭一十六 昭一十六

晉備 ○夏齊侯 景公 伐宋 也 昭一十六 昭一十六

于宋 景公 伐曹 執小邾子 亦疆凌弱 故討是討之 以圖霸

然景公 內不能正其國 區區晉制 以爭伯權 是以圖霸

魯宋 雖從之 而不心服也 若將衰而幸及之 猶不知貴

孫丑 稱晏子 以其君顯 抑未矣 ○晉定 趙鞅帥師伐

衛 生惡 張柳 朔言 諸昭子 便為 柏人 昭子 曰夫非而 謙

乎 對曰 私讎 不及 公好 不密 過惡 不夫 善義 之經也 臣

敢違之 及范氏 出張 朔謂 其子 爾從 主勉 之我將 止

死 王生 授我 矣吾不 可以 憐之 遂死 於柏人 故也 氏

衛 范氏 之故 也遂 圍中 牟 ○氏 曰 衛助 范氏 故也 氏

曰 鞅以 子拒 父齊 國夏 為之 圍戚 逆也 蒯瞶 以父 伐子

也 晉人 倘欲 修明 伯業 陳大 義以 示天 下當 請之 天 王

召 諸侯 伐衛 執鞅 歸諸 京師 命公 子鄆 而立 之然後 於

義 為允 若私 於前 瞶必 求其 入亦 非春 秋所 許也 况實

以 范氏 之故 而納 蒯瞶 以心 各乎 厲凌 季氏 曰晉 自侵

三 說 ○秋 九月 癸酉 齊侯 杵臼 卒 姪 生子 不成 而死 齊

子 鬻 公 矣 未有 大夫 若之 何公 曰二 三子 間於 憂震 則

有 疾亦 亦姑 謀樂 何憂 於無 君公 疾使 國惠 子高 昭子

立 荼真 羣公 子於 萊秋 齊景 公卒 冬十 月公 子嘉 昭子

駒 公 子 黔 奔 衛 公 子 組 公 子 陽 生 來 奔 萊 人 歌 之 曰 景

公 死 乎 不 為 埋 二 軍 之 事 乎 不 與 謀 師 乎 師 乎 何 黨 之

葬也 閏月葬齊景公 閏數也 曷為以閏數喪數也 曷為以閏數喪數也 曷為以閏數喪數也 曷為以閏數喪數也

斷者則以開數... 也議其變常也... 數則三年之內已有二十五...

附錄 鄭駟秦富而後... 位民之假... 商頌曰不僭不濫...

昭七年... 昭二十七年... 昭二十八年... 昭二十九年... 昭三十年...

昭三十二年... 昭三十三年... 昭三十四年... 昭三十五年... 昭三十六年...

昭三十七年... 昭三十八年... 昭三十九年... 昭四十年... 昭四十一年...

昭四十二年... 昭四十三年... 昭四十四年... 昭四十五年... 昭四十六年...

昭四十七年... 昭四十八年... 昭四十九年... 昭五十年... 昭五十一年...

昭五十二年... 昭五十三年... 昭五十四年... 昭五十五年... 昭五十六年...

昭五十七年... 昭五十八年... 昭五十九年... 昭六十年... 昭六十一年...

昭六十二年... 昭六十三年... 昭六十四年... 昭六十五年... 昭六十六年...

昭六十七年... 昭六十八年... 昭六十九年... 昭七十年... 昭七十一年...

昭七十二年... 昭七十二年... 昭七十四年... 昭七十五年... 昭七十六年...

昭七十七年... 昭七十八年... 昭七十九年... 昭八十年... 昭八十一年...

昭八十二年... 昭八十三年... 昭八十四年... 昭八十五年... 昭八十六年...

昭八十七年... 昭八十八年... 昭八十九年... 昭九十年... 昭九十一年...

昭九十二年... 昭九十三年... 昭九十四年... 昭九十五年... 昭九十六年...

昭九十七年... 昭九十八年... 昭九十九年... 昭一百年... 昭一百零一年...

昭一百零二年... 昭一百零三年... 昭一百零四年... 昭一百零五年... 昭一百零六年...

昭一百零七年... 昭一百零八... 昭一百零九年... 昭一百一十年... 昭一百一十一年...

師伐鮮虞 伐鮮虞晉代鮮虞治范氏之亂也

安人伐鮮虞... 師伐鮮虞... 師伐鮮虞...

師伐鮮虞... 師伐鮮虞... 師伐鮮虞...

師伐鮮虞... 師伐鮮虞... 師伐鮮虞...

師伐鮮虞... 師伐鮮虞... 師伐鮮虞...

師伐鮮虞... 師伐鮮虞... 師伐鮮虞...

陽王乃齊殺其大夫高厚齊崔杼弑其君光齊國夏及  
高國為國出臣從君於昏受其顛命力不足以衛上委  
君而逃善奔以 ○叔還會吳夫于注 還音旋祖注加反  
罪其不忠也 ○叔還會吳夫于注 還音旋祖注加反  
以吳在也故往會之始結吳好也夷狄獸心以魯政之  
不脩務與吳親以資其力君子取祖之會於此知魯之  
將有吳患矣 魯公孫歸父會  
楚子于宋叔弓會楚子于陳一也而春秋狄吳何哉伐  
我之北見於此矣春秋之末臣與吳會者一然後  
有黃池之兩伯中國為吳魯不得任其責也 ○秋  
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左傳 秋七月楚子軫卒於東  
也再敗楚師不知死棄盟逃讎亦不知死死一也其死  
讎乎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  
子啓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夷寅昭王政大官卒于  
賊父子間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群臣敢忘君乎從君  
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 西子  
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江之而後還 是歲也  
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 二日楚子使問於馬太史周太  
史曰其當正身乎若宗 可移於令尹司馬 王曰除

心之病而實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大諸有  
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祭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為宗  
禱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  
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  
宜哉 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夫其行  
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茲由率常可矣 高  
郵之禍宮訂家發幾不免其身迄得反國而卒于仇者  
國有一中何有也 廬陵李氏曰左氏載楚昭有死讎之  
志及其命公于啓為王與不肯移過於令尹司馬等亦  
足見昭王之賢又載子西子期子闕之讓國不立亦足  
弗祭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 漢雖璋之望也孔子  
曰楚昭王知大道矣此足  
以證諸侯不當三望之事

附錄

齊陽生悼 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茶 茶音徒又之如反

齊陽生悼 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茶 茶音徒又之如反  
陳侯子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曰掌  
獻馬于季孫不入于上棄故又獻此請子乘之出萊



門而告之故闕止知之先待諸外公子曰事未可知知反  
與壬也處或之遂行逮夜至于齊國人知之將盟難子  
士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難子  
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魚曰此誰之命也鮑魚曰女忘君之為孫子  
鮑魚曰遂逐其國子而背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  
者也若我不可不以亡大夫若我不可不以亡公子  
義則准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與無以亂則所願也  
難子曰王甲物江流囚王躬於句賓之立公使朱毛告  
于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于器不可不以二器二  
不置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使君子不對而泣曰君宰不  
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因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  
求長君庶亦能容群臣守不然而國其少可也使毛遷孫子  
備之毛曰君大訪于陳子而國其少可也使毛遷孫子  
於驗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及冒溥公手圖而立  
者不以為當國之辭言之此其以當國之辭言之何為謔  
也此其為謔奈何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則不立君  
曰所察乎為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  
欲立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將不  
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則必殺正  
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夫笑與之玉節而表之

景公死而舍立懷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除景公之  
喪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月有庶幾之祭願諸大  
夫之化我也諸大夫皆曰諾於是皆之陳乞之家坐陳  
乞曰吾有所為也請以示焉諸大夫皆曰諾於是使力  
士率巨囊而下中雷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問之  
則闖然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也也諸大夫不得已  
皆遂巡北而拜無擗首而君之何也何也何也何也  
陽生入而拜其君以陳乞主之何也何也何也何也  
其不以陽生君祭何也陽生正祭不正不正則其曰君  
何也祭雖不止已受命矣入者內弗受也祭不正何用  
弗受以真受命可以言弗受也陽生其以國氏何也取  
國于祭也

**陽生曷為不稱公子非先君之子也為人子者無以**  
**有已**見家身則以父母之心為心者景公命祭  
世其國已則篡祭而自立是自立於先君豈復反又  
得為先君之子也不稱公子誅不子也謝康公曰陽  
言公陽生不子則曷為擊之齊春秋端本之書也正

其本則事理陽生之不子也其誰使之然也不有廢

長長兩反立少詩照反以啓亂者乎故齊景問政於孔子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不君則臣不臣父

不父則子不子以陽生繫之齊景亂之所由生也

春秋議景公之廢長立幼而不稱公子陽生何也

人君立子而不以正者皆徒設此心兩棄之也故凡

當然而君父處之不以其道者君子不立乎其位伯

夷叔齊寧他人有之而不取當春秋豈敢遂子之以

公子而正然而弑茶者陽生與宋毛也曷為書陳乞

弑茶者宋毛與陽生而書陳乞所以明乞立

陽生而茶見弑則禍由乞始也楚比劫立陳乞流道

子家惲老皆疑於免罪故春秋明而書之以為弑主

高比曰春秋書弑君之賊雖其人不自為必以禍所

從發為主所初景公謂陳乞吾欲立茶何如對曰所

以誅其意也樂乎為君者欲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也君如

欲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

我也對曰千乘細證反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

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也與之玉節而走之魯景

公死茶立陳乞使人迎陽生實諸家召諸大夫而示

之曰此君也諸大夫知乞有備不得已遂巡北面再

拜而君之爾故里克中立不免殺身之刑陳乞獻

終被皮寄反弑君之罪是皆不明春秋之義陷於大惡

而不知者也陽生入齊而陳乞弑君則

陽生之入陳乞召之茶之弑陳乞為之加陽生首惡者

君之罪目乞廢立之迹不明善陽生之入而陳乞弑

君則乞之惡著而陽生與有罪焉陳乞曰章侯入于

夷儀衛無喜弑其君則則喜為衛侯弑也齊陽生入

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茶則乞為陽生弑也茶之弑得

二國者陽生也曷為不以罪齊無知者罪陽生於是齊

政由陳氏矣彼陽生者亡公子而已乞不有無君之心則陽生為僭矣家氏曰陽生之入與小白齊無君也陽生之入與小白齊有君矣然小白既入之後然其謀實定於陽生未入之前不與陽生同也晉獻公殺出子而立嬖妾之子其事與此吾相以茶則卓也陽生則夷吾也陳乞則里克也然夷吾不預殺而陽生實預於殺則陽生又不得與夷吾同也且弑茶立陽生乃乞之本謀故事罪陳乞陽生於諸子為長以序當立景公黜長立幼以是召亂春秋不坐陽生以首惡之罪示以君立子以長不以愛其寓戒之意深矣觀從召公子比而委罪公陳乞召陽生而茶死乞蒙弑君之惡而從乃委罪公子比何也從陪臣也始禍而不能定其所立比以衆立而不顧其君是比弑之也乞大臣也齊已有君而又不外求陽生陽生雖入而不能自定其位乞以強立之而不顧其君是乞弑之也從雖召比然公子有三焉比不自立可也乞召陽生固將君之矣陽生為君則孺子奈何所置哉故春秋別嫌明微不以其迹而同其誅也穀梁云陽生正茶不正故不以陽生君茶然而茶受命陽生不受命陽生弑先君所命是則弑其君矣何云不以陽生君茶乎愆令先君廢陽生為非義自可聽天子伯之治之耳今鄭氏

其君春秋猶詭其罪以與陳乞何哉變之陳乞主陽生而弑茶可知也鳳曰齊陽生書法與齊小公同皆非有君父之命而以次則石長當立故不書不待以公子之道使之與聞國政而當國故不稱公子而稱國餘刻皆可參通此條公羊當國之說非是至其載陳乞本末獨詳於左氏有以知春秋罪乞之大意則胡氏詳矣蓋當廢立之際大臣當據經守正守死不回然後可不然必陷於大惡里克陳乞事正同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隱公曰魯人必欲滅邾而後積明年入  
○宋景公即位以來四用兵於邾且為亂

七年晉定二十四齊悼公陽生元年  
○宋景公即位以來四用兵於邾

四惠王章元年魯悼公陽生元年  
○宋景公即位以來四用兵於邾  
春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  
皇瑗帥師侵鄭聲  
不務德而加兵於人故書侵張氏曰老丘之役宋鄭始

因隙地以起兵爭卒致各取其師以逞其殺人之志  
以詳其交爭之實也  
九年取鄭師于雍丘  
十二年取宋師于岳  
十五年是後

魏曼多帥師侵衛  
曼音萬治傳晉師侵衛衛不服也  
衛師拒其父至六年矣猶未納也晉不以此致討而以范中行氏加兵于衛故書侵

吳于鄆  
鄆音鄆作鄆夏公會吳于鄆吳來徵百牢子魯不可以後宋且魯半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夫懼敵邑故敵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一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皆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大夫詰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夫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夫伯嚭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贏以爲飾鄆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鄆以吳爲無能爲也

吳將亡矣棄天而皆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大夫詰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夫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夫伯嚭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贏以爲飾鄆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鄆以吳爲無能爲也

吳將亡矣棄天而皆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大夫詰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夫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夫伯嚭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贏以爲飾鄆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鄆以吳爲無能爲也

吳將亡矣棄天而皆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大夫詰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夫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夫伯嚭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贏以爲飾鄆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鄆以吳爲無能爲也

吳將亡矣棄天而皆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大夫詰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夫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夫伯嚭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贏以爲飾鄆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鄆以吳爲無能爲也

吳將亡矣棄天而皆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大夫詰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夫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夫伯嚭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贏以爲飾鄆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鄆以吳爲無能爲也

吳將亡矣棄天而皆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大夫詰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夫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夫伯嚭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贏以爲飾鄆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鄆以吳爲無能爲也

吳將亡矣棄天而皆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大夫詰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夫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夫伯嚭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贏以爲飾鄆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鄆以吳爲無能爲也

吳將亡矣棄天而皆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大夫詰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夫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夫伯嚭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贏以爲飾鄆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鄆以吳爲無能爲也

吳將亡矣棄天而皆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大夫詰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夫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夫伯嚭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贏以爲飾鄆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鄆以吳爲無能爲也

吳將亡矣棄天而皆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大夫詰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夫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夫伯嚭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贏以爲飾鄆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鄆以吳爲無能爲也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爲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

猶聞鍾聲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於吳吳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吳一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

保于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杜囚諸負掇負掇故有繹邾莒夷鴻以東帛乘韋自請救於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於鄆莒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達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成求而不達四方諸侯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

吳將亡矣棄天而皆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大夫詰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夫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夫伯嚭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贏以爲飾鄆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鄆以吳爲無能爲也

吳將亡矣棄天而皆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大夫詰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夫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夫伯嚭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贏以爲飾鄆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鄆以吳爲無能爲也

伐此其言伐何內辭也若使他人然邪婁子益何以各  
絕焉為絕之獲也曷為不言其獲內大惡諱也  
以者不以者也益之名惡也春秋有臨天下之言焉有  
臨一國之言焉有臨一家之言焉其言來者有外言之  
辭焉范氏曰惡  
其不能死於獲

春秋隱君之惡故滅國書取媿以成章而不失其  
實也恃強陵弱無故伐人而入其國處其宮書夜掠  
以其君來獻于亳杜囚于負瑕此天下之惡也吳師  
為于為反下是克東陽齊人為是取吾二邑並在辱  
國亦甚矣何以備書于策而不諱乎聖人道隆而德  
大人之有惡務去起昭反之而不積也則不念其惡  
而進之矣以邾子益來惡也歸邾之益于邾是知其  
為惡能去之而不積也故書以邾子來而不諱者欲

見音現後書歸邾子之為能去其惡而與之也聖人

之情見矣明此然後可以操君刀賞罰之權不明乎

此以操賞罰之權而能濟者鮮上矣三家而公自為

之不得已也公內迫於三家三家歸過於上也

邾以邾子益來而不書滅何也邾大夫茅夷鴻保於

也在外曰以歸在內曰以來內外之別也

公羊云入不言伐其言伐內辭也

初秋伐之八月入之理當並書無取於內辭也

又曰曷為不言其獲內大惡諱也亦非也

梁云其言來者外魯之辭亦非也

邾子益來於君親之過而無所隱義已足矣

歸乎夫歸可施於人不可施於我

歸於魯  
則曰來

宋景公圍曹陽冬鄭聲駟弘帥師救曹鄭桓子思曰宋人圍曹

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不救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

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

疆許之曰而求之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疆好

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疆好

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

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愛者之子乃行疆言霸說於曹

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好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

邑於其郊曰黍丘指立大城鍾邾高氏曰曹伯好宋是

以致討然宋之伐曹數矣今又厚之亦已甚矣故敗而

人之苟將卑師少豈能圍之乎鄭與曹殊所以救曹非

志於義也欲報皇瑗之師也家語曰中國無盟主諸侯

擅侵伐更相吞噬不奪不厭食春秋書宋圍曹衆宋也書

鄭救曹與鄭也春秋與鄭之能救所以愧齊晉諸大國

之不能救也陳氏曰書救曹何曹卒滅於宋也自曹救

晉凡晉楚之救昔不書六十年矣其再見以中國無霸

而諸侯自相救也諸侯自相救猶可也只是救陳諸夏幾

公亡矣廬陵李氏曰謝氏曰曹之病於宋久矣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三十七

哀公二

敬王三十八年晉定二十五年曹陽十五國亡陳閔十五年鄭

五惠二景三十悼春王正月宋公景入曹以曹伯

陽行師待之公問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同

城疆以歸殺之公羊曰曹伯陽何以名絕焉為絕之滅

也曷為不言其滅諱同姓之滅也何諱乎同姓之滅力

不能救之而

此滅曹也曷為不言滅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

力也曹伯陽好乎報田弋

鄙人公孫疆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因訪政事

大說悅音之疆言霸說於曹伯因背晉而好宋宋

人伐之晉人不救書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而削其

見滅之實猶虞之亡書晉人執虞公而不言滅也

此滅曹也其不書滅言自滅也春秋輕重之權衡故書法若此有

國者妄聽辯言以亂舊政自取滅亡之禍可以鑒矣

剛詩也繫曹擒於國風之後於擒之卒篇曰思治也傷天下

也傷天下之無王也於曹之際文武之所褒大諸侯

亡國多矣莫強於齊晉趙鞅歸于晉則晉亡之漸

也齊陳之弑其君茶則齊亡之漸也夫子齊晉然於

此矣與滅國繼絕世修廢官舉逸民蓋常有此言也

於是曹不言滅也公羊云不言其滅同姓之

滅春秋遂責之乎且責曹不救而諱曹之滅繼失宋

公之惡苟責無罪之曹甚無理也

吳伐我曹孫叔孫對曰魯有各而無情伐之必得志

退而告公山不知公山不知曰非孔也君子遠不遠

亦難守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王問於

子濇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與諸侯將救之未可以

得志焉昔與齊楚輔之是四鄰也夫魯齊晉之唇唇亡

齒寒君所知也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拘鄙人之

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至父好焉國人懼蓋子謂

之王犯當為之宰潘墨子羽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

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蚕

室公賓庚公甲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於

次於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或謂季孫曰不

庭卒二百人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

以害吳人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

也吳子聞之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

造於來門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盟而還

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吳人盟而還

吳為于偽邾故與師伐魯兵加國都而盟于城下經

書伐我不言四鄙及與吳盟者諱之也四鄙而直言

伐我兵加于國都也於是為城下之盟而還不書諱之也來戰于郎直書不諱之

盟于城下何諱之深也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折骸而

爨亦云急矣欲盟城下則曰有以國斃不能從也晉

師從齊齊侯致賂晉人不可國佐對曰子若不許請

合如字又音閭餘燼似刀反背音佩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

也遂盟于表婁而春秋與之令魯未及虧不能少待

遂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夫棄國者其能國乎使有

華反化元國佐之臣則不至此矣春秋不言四鄙

及與吳盟者發見音現其實而深諱之以為後世謀國

之士不能以禮義自強偷生惜死至於侵削陵遲而

不知恥者之戒也春秋之貴教貴義也茅成

子之請救于吳也動吳子以利吳子悅於利而動是

以率師造于魯之城下不責魯以存邾遂受盟而返

何救之足言其後吳責報于邾者不已執其君而擄

亂其國存亡國者顧如是乎春秋哀公即位七年

加兵於邾者五而且入其國存其君自入春秋魯侍

強陵弱未有若是之甚也此年書吳伐我此事以觀

則魯之受伐蓋有由矣前此書侵伐必言四鄙見魯

之國都猶足為守也至於此年書吳直抵魯之城下

則魯之四竟藩屏蕩然而國不足為國矣哀公之經

兩書伐我若曰我能入邾吳能為邾而伐我我能會

吳伐齊齊能與師而伐我雖據事直書而詳味書法

亦有反已自咎之意焉魯春秋伐我者必

書四鄙不使難也胡氏諱城下之盟其說本蘇氏謝

氏曰不至國都則書某鄙至國都則書伐我亦是以

曰是時魯政雖陵無以為國然觀左氏所記盡忠死

難之士皇多有之此所以為禮義之國歟公山不狃

以叛亡之人而處心尚能如此賢於人遠矣孔子之



欲往豈無意夫

夏齊人取謹及闡

闡尺善反。作倅後同。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

逆之。季勳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謹及闡。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略齊也。曷為略齊。為以鄰婁子益來也。國惡內也。闡在東平剛縣北。內失邑不

書。君辱當諱也。不能深其土地。民人是不君也。已與之。彼以非義而受。則書取。此與濟西田是也。魯入邾而以

其君來。致齊怒。吳伐。故略齊以說之。魯以兵召魯。固不邑。不書。以即歸我。故書之也。魯以兵召魯。固不

容無過。齊以私債取非其有。故稱人。公穀以齊為邾故。取謹闡。左氏則以季姬未歸。故齊人來討。觀

齊之兵端。當從二傳。非以文故。蓋齊取二邑。妻魯以存邾。邾陳氏曰。凡用兵而取先。書伐。以書取。不用兵而

取第書取。

附錄

或諸胡姬於齊侯。曰。安。齊侯殺胡。六月。齊侯殺胡。安。

歸邾子益于邾。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討

之。囚諸樓。其臺。持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大子。革以為。為。益之名。失國也。書者。善魯能悔過。歸之。不遂其惡。而歸之。故以順辭言之也。○秋七月。

明來。泚盟。且逆季姬。以歸。嬖。○鮑牧。又謂。諸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公。子。嚮。之。公。謂。鮑。子。或。諸。子。子。姑。居。於。路。以。祭。之。若。有。之。則。分。室。以。行。若。無。之。則。反。子。之。所。出。門。使。以。二。分。之。一。行。半。道。使。以。二。乘。及。路。麋。之。以。入。遂。殺。之。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遄卒。過音。○齊人歸謹及闡。

季姬嬖故也。歸其田。非以為惠也。既。按左氏。邾子益。齊出也。魯曾以益來。則齊人取謹及闡。又如吳請師。而怒猶未怠也。以此見國君之造。反在早。惡不悛。則四鄰謀取其國家。莫能保矣。歸邾子益于邾。則齊人歸謹及闡。又辭師于吳。而德猶未泯也。

按左氏。邾子益。齊出也。魯曾以益來。則齊人取謹及闡。

又如吳請師。而怒猶未怠也。以此見國君之造。反在早。

惡不悛。則四鄰謀取其國家。莫能保矣。歸邾子益

于邾。則齊人歸謹及闡。又辭師于吳。而德猶未泯也。

于邾。則齊人歸謹及闡。又辭師于吳。而德猶未泯也。

以此見國君去起呂反惡而不積則四鄰不侵其封

境而自安矣曰以曰取者逆詞也曰歸者順詞也去

逆效順息爭休兵齊無取地之罪魯無失地之厚以

此見遷善之優改過之大而春秋不諱入邾以邾子

益來者以明歸益于邾之能掩其前惡而美之也

曰書歸誰及俾善魯能悔過歸邾委子益所喪之邑

不求自得曰曰曰不言來者齊取誰關齊魯歸邾

子今既歸邾子則齊遂所欲故歸誰關

非感於義而心悅誠服故不言來歸

敬王三十九年晉定二十六年悼三十四年閔十六年成五十四年景

三十一秦悼十六春

附錄 齊侯使公子孟綽辭師工吳吳子曰昔歲

王二月葬紀儻公○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又於用反鄭武子贖之璧取邑無以與之

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二月甲戌取邑無以與之

有能者無死以邾張與鄭羅歸取邑無以與之

也其易奈何詐之也取邑無以與之

若羅網所掩覆一軍皆見禽雍立縣屬陳留取邑無以與之

春秋之季日尋于戈詐力相傾奇變滋起於是始志

取人之師其其講惡其盡也鄭以不義深入敵境而圍

其邑此固喪師之道也取邑無以與之

取曰取悉虜而俘之曰取觀左氏所載使有能者無死

而止以二人歸則殺人多矣春秋之末特書取師者二

謝氏所謂著其禍之大者是也自定十五年老立之役

夏楚人伐陳

陳即吳故也

陳之為國晏滅

力取屈之師蓋不勝忿怒以至於此也長平之坑所

由來漸矣此當與隱十年鄭莊取三國之師同看

夏楚人伐陳

陳即吳故也

陳之為國晏滅

力取屈之師蓋不勝忿怒以至於此也長平之坑所

由來漸矣此當與隱十年鄭莊取三國之師同看

夏楚人伐陳

陳即吳故也

陳之為國晏滅

力取屈之師蓋不勝忿怒以至於此也長平之坑所

由來漸矣此當與隱十年鄭莊取三國之師同看

夏楚人伐陳

陳即吳故也

陳之為國晏滅

力取屈之師蓋不勝忿怒以至於此也長平之坑所

由來漸矣此當與隱十年鄭莊取三國之師同看

夏楚人伐陳

陳即吳故也

陳之為國晏滅

六年吳伐陳楚昭救之卒于城父不克而還則陳  
之即吳惟強是從而已昭王旅卒楚惠君臣不念陳之  
有德於楚也而亟伐之此○秋宋公伐莫不義宋覆其  
春秋所以以我子吳也歟○秋宋公伐莫不義宋覆其  
師而盡取之亦云惜矣而又君親帥師以伐其國明年  
備師再伐十二年向巢又伐十三年鄭人復取宋師然  
則宋鄭之喪師皆其自取之也

**附錄**  
水適火占諸史趙史墨史龜史龜曰是謂沈陽  
可以與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齊則不可敵宋不吉  
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勝火也名位敵不可于也炎帝  
為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也名位敵不可于也炎帝  
如川之滿不可勝也水勝火也名位敵不可于也炎帝  
吉和不可其他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三之需三曰宋  
方吉不可與也微子洛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池  
社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  
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

冬十月

**附錄**  
冬吳子使  
師伐齊

十五年十年  
昭定二十六年  
昭定二十六年  
昭定二十六年

二  
昭定二十六年  
昭定二十六年  
昭定二十六年

四  
昭定二十六年  
昭定二十六年  
昭定二十六年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南都師于鄭齊人弒悼公赴于

按左氏公會吳伐齊  
齊人弒

悼公赴于師春秋不著齊人弒君之罪而以卒書者

亦猶鄭伯髡頑弒而書卒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

之君也其存天理之意微矣魯人入邾以其君來罪

也齊侯為于同是取謹及闡如且請師討之也魯

人悔懼歸益于邾是知其罪而能改也齊侯為是歸  
謹及聞又辭師于吳是變之正也夫變之正者禮義  
之所在中國之君也吳人欲遂前言而背音違正理  
狄道也齊之臣子不能將順上及其君此天下大變  
常理之所無也故沒其見弒之禍而以卒書其旨深  
矣春秋弒君大惡不待貶絕而自見音也君而見弒  
豈無不善之積以及其身乎若夫悼公變而克正則  
無不善之積矣故以卒書而沒其見弒所謂不忍以  
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也而有天理之意微矣  
命焉。○  
命焉。○

夏宋人伐鄭夏趙鞅帥師伐齊而及伐惡其洛泃也不己也○晉趙鞅帥師  
侵齊夏趙鞅帥師伐齊於此起兵事不再令卜不襲吉也於是乎取黎  
及輔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晉趙鞅帥師伐齊晉可以討矣然趙鞅加兵於有喪之國聖人弗與也故  
書侵異乎士凶矣晉趙鞅帥師伐齊乃乘齊喪而伐之曾吳之不若也晉趙鞅帥師伐齊  
而經書侵者乘吳之亂也晉趙鞅帥師伐齊○五月公至自伐齊會夷狄以  
伐齊之喪無名其矣晉趙鞅帥師伐齊伐強國夷狄之心不可信而強國之禍不可測其危可知  
知矣晉趙鞅帥師伐齊○齊魯接壤而公會夷狄伐之既聞其喪則  
遂班師可也晉趙鞅帥師伐齊所以久而不歸者公之進退制在吳故也  
至蓋聖人擇其危晉趙鞅帥師伐齊○葬齊悼公晉趙鞅帥師伐齊會其葬不足以致其禮  
甚者而書之也晉趙鞅帥師伐齊○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晉趙鞅帥師伐齊  
公同不及五月晉趙鞅帥師伐齊禮略也晉趙鞅帥師伐齊  
○薛伯夷卒夷公作寅秋葬薛惠公

**使來復傲師**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春秋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

救陳謂子期曰一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各務德而安民乃還

春秋惡烏故首亂善解紛自誅亂臣討賊子之外凡

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凡救患皆為美也救在王

室則罪諸侯子突救衛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

陽處父救江是也救在夷狄則罪中國楚公子貞救

鄭狄救齊吳救陳是也吳雖蠻夷之國來會子戚則

進而書人矣使季札聘則又進而書子矣救而果善

曷為獨以號舉而不進之也其以於舉而不進之者

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之衰也呼者有虞之後實為楚

滅而僅存耳八年楚滅陳今又無

故興師肆行侵伐而列國諸侯緜暴橫去不能修

方伯連帥所類之職而吳能救之故獨以號舉深著

楚罪而傷中國之衰也子欲居九夷乘桴浮于海而

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其書吳救陳

之意乎中國無霸諸侯自相救也中國無霸諸侯自

相救春秋憫焉而特書之吳救陳諸夏幾於亡矣春

秋之所甚懼也春秋幸吳之救而不以人與

師書之者宣昭二公之時楚主中國楚猶近於中國

也故春秋於楚免其夷狄卒號之稱定哀之時吳主

中國只純於夷狄者也故雖有小善而猶以號舉茲

足以前觀也變而知春秋之嚴矣左氏云延

州來季子推驗其年季子近百

歲矣似異時事傳附著其說耳

晉定二十八年晉定二十八年閔十八

閱三 宋景三十三 悼 春齊 悼 國書帥師伐我 齊為鄭

八 惠五 夫差十二 師在清必魯故也 若之何求曰 一子守 二子從 公禦諸

竟季孫曰 不能求曰 君封疆之 間季孫告 二子 二子不

可求曰 若不可 則君無出 一子帥師 背城而戰 不屬者

非魯人也 魯之 羣室衆於 齊之 兵車 一室敵 車優矣 子

何患焉 二子之 不欲戰也 宜政在 季氏 當子之 身齊人

伐魯而 不能戰 子之 恥也 犬不 列於 諸侯 矣 季孫使 從

於朝矣 於黨氏 之溝 武叔呼 而問 戰焉 對曰 君子 有遠

慮 小人 何知 懿子 強問 之 對曰 小人 慮材 而 言量 力 而

其者也 武叔曰 是謂 我不 成 丈夫 也 退而 免棄 孟孺子

洩帥 右師 顏羽 御 洩為 右 冉求 帥 左師 管周 父御 樊

遲為 右 季孫 曰 須也 弱有 子曰 就 用命 焉 季氏 之 甲 七

千 冉有 以 武城 人 三百 為 已 徒 卒 老 幼 守 宮 次 于 雩 門

之外 五日 右師 從 之 公 叔 務 人 見 保 者 而 泣 曰 事 克 政

重 上 不 能 謀 士 不 能 死 何 以 治 民 吾 既 言 之 矣 敢 不 勉

乎 師 及 齊 師 戰 于 郊 齊 師 自 嬰 曲 師 不 踰 溝 樊 遲 曰 非

不能 也 不 信 子 也 請 三 刻 而 諭 之 如 之 衆 從 之 師 入 齊

軍 右 師 奔 齊 人 從 之 陳 權 陳 莊 涉 孟 之 側 後 入 以 為

數 抽 矢 策 其 馬 曰 馬 不 進 也 枻 不 紐 之 伍 曰 走 乎 不 紐

曰 謹 不 如 曰 然 則 止 乎 不 紐 曰 吾 賢 徐 步 而 死 師 獲 甲

首 八 十 齊 人 不 能 師 宵 謀 曰 齊 人 適 州 有 請 從 之 二 季

然 不 齊 孟 孺 子 語 人 曰 我 不 如 顏 羽 而 賢 於 洩 子 羽

乘 皆 死 皆 殯 孔 子 曰 能 執 干 戈 以 衛 社 稷 可 無 殤 也 冉

諸侯來伐無有不書 匹鄙者 匹氏曰春秋書伐我二

此年齊伐止書伐 今齊師及清涉泗非有城下之盟

可諱之辱亦書伐我何也 傳說音復于高宗曰惟甲

曹起戎惟干戈省厥躬 察曰曰干戈所以討有罪必

夫省厥躬者自反之謂也 自反而縮則為莊 自反而

不縮則為老師之老壯在曲直 曲直自我而不繫乎

人者也 邾子齊之甥 魯嘗入邾以其君來齊人為

反是取讎及闡請師于晏曲在我也 及歸邾益而齊

人歸謹及闡又辭吳師直在齊矣魯人何名會吳伐之也故春秋之記斯師特曰伐我者欲省致師之由而躬自厚也垂訓之義大矣

國曰君子之道不貴命曰干戈省厥躬躬為善而外物橫逆者有之矣君子拒而弗受也躬為不善而外物橫逆者亦有之矣君子受而弗對也

不言鄙者受之也

家曰伐我云者我自致致寇垂後王臨難省躬之戒所以譏哀公也

國曰高郵孫氏謂春秋之始內魯而外諸夏故魯為他國所侵伐必曰某鄙哀公之經再書伐我同魯於諸侯竊以為春秋詳內而略外故外之侵伐止書國而魯書四鄰非尊魯而卑諸侯也此書伐我不言地比於兵加國都之列所以貶之也然傳載老幼守官於于雩門之外師及齊師戰于郊冉求曰一子帥師背城而戰則齊師逼迫於魯之國都矣杜謬曰直曰伐我見其以國言之也然則國書之伐與他伐異矣

國世家李桓子之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

是年用求與齊戰有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年六十八矣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叙書傳禮記剛詩

正義 卓易弟 子誥 三二 焉

夏陳轅頗出奔鄭

轅頗為司徒賦封田多反左傳初轅頗為大器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頗進糲醴梁糗服脯焉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

春秋書轅頗之奔所以為人臣附上以刻下託公以管私者之戒也

家曰聚斂媚上者固當有討然國不能自討致眾怒而逐之是眾為政也而可哉

○五月公會吳伐齊

戰不書伐今書伐何難乎公之會吳與齊戰也

會伐則戰見矣吳自入郟之後困而久不能見公之六年稍出而伐陳吾叔還會之于桓公又會之于酈還而人邾吳以邾故伐我而齊取謹闡由是齊魯始睦齊歸二邑則固知罪矣我不之實固與吳合前年會伐齊故有國書之報卒會吳而勝齊吳之威加中夏多魯之力也

春秋書公會伐而不言會戰難言而有以見之也

國曰晉既不足以宗諸侯而開門延盜以來被髮文身之吳乃在於周公之子孫秉禮之望國會之伐齊

而使之逞其志於中國聖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

人望魯之意至是絕矣

文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于贏中軍從王晉門巢將上軍

將上軍宗樓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志

宗子陽與閭丘明相厲也桑掩胥御國子公孫夏曰二

子必死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曰人尋約矣髮短東郭書曰三戰

必死於此三矣使問公孫夏曰吾不復見了矣陳書

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甲戌戰于文陵展如

敗高子國子敗晉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

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車申八百乘甲首二千以獻

于公將戰吳子呼辰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王賜

之甲劍鉞曰奉尔君事敬无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

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實之

新險裂之以玄纁加組帶焉實書於其上曰天若不識

不喪何以使下國

齊獲國書晉不主盟制在夷狄聖

之無道狃間上國涉數千里之

疾於人與之俱靡焉耳國書之思齊也內不能安其君

外不能交隣國而輕與之戰其不變百姓也不亦其

乎故善戰者服上刑所謂為志乎此戰者也

戰于艾陵不可也書及公吳戰于艾陵不可也先言

公會吳伐齊繼書及吳戰則公與戰可知矣書獲國

史固歸國子之元也

吳之來伐齊人皆知其不可行而必敗矣苟能全民

附錄

皆在艾陵之戰以國書主之者深罪之也

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

柔服求濟其欲也

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為沼吳其泯矣

則君易之將以求太不亦難乎

於絕氏為王孫氏反役主聞之使賜之屬



盈必毀天之道也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附錄**

秋季孫命修守備曰小勝大禍也亦月至無日矣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衛出叔齊出奔宋

大淑疾出

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婦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婦寘於犁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耶是二者故出衛大立遺使室孔姑疾臣向隴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宋公求珠雖不與由是得罪及桓氏出城鉏人攻大叔疾衛莊公復之使麋巢死焉嬖于郎葬于少掩物晉悼公于愁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大叔懿子止而飲之酒遂聘之生悼子悼子即位故夏戊為大夫悼子亡衛人翦夏戊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午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鳥文子遽止之曰圍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焉春秋書內外大夫奔者凡六十蓋君之

故重而書之然春秋之末何其出奔之多也

**附錄**

識也二獲卒曰子為國老特子而行若之何子

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用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於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立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肩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向訪焉弗聽

十有二年

晉定二十九年齊簡二衛出十蔡成

京三十四秦悼九楚

春用田賦

何以書譏何譏

公田什一用田賦非正也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

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曰百姓足君孰

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古者公田什一助而不

稅魯自宣公初稅畝宣公稅畝後世遂以為常

而不復矣至是二猶不足故又以田賦也夫先王制

士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國語

註制其肥磽之土以為差等籍田稅也以力者二十

受田百畝二十者五十畝砥平也里廛也謂商賈所

居之區域國語曰賦其今用田賦軍旅之征國語曰

廛者謂收其市地錢賦其井之田賦者斂取其財物也言用田賦者若漢家鈔

民錢以田為率矣軍賦十井不過一乘哀公外景強

吳空盡國儲故復用田賦國語曰以田多少出軍賦

也國語曰言用田以為財賦之率國語曰周制

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

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今哀公以

計口率泉為不足於用又非矣田以出粟為主而足

計田而使之出泉以為賦國語曰周制

食賦以出軍為主而足兵國語曰周制

不毛者有里布無職事者征夫家漆林之稅

十而五國語曰載師注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夫

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國語曰士

稅若今之稅十分中稅二分半以國語曰地產漆林故重其

茶稅竹木也則弛力薄征當以農民為急而增賦竭

作不使末業者獨幸而免也今二猶不足而用田賦

是重困農民而削其本何以為國書曰用田賦用者

不宜用也近世議弛西貢音之征達於時政者欲失

省所景國用首寬農民後及商賈國語曰慶曆中議弛

稅范仲淹不可曰茶鹽商稅但一分減商賈之利今知

國用未減既不取之商賈復取之農恐害農也

春秋譏田賦之意矣國語曰宣公稅畝首壞井

古矣成公作丘甲賦民之力著非古矣至哀公用

田賦而民財力竭矣國語曰以丘賦為未足又以

之法也諸侯之益其自齊始晉次之春秋之季魯亦

行之矣是故作立甲用田賦不書初  
子惡冉求聚斂附益之言蓋在此時  
陳君卒謂以立賦一乘為未足又以田賦之田賦之  
者家一人以為兵也然九夫為井六十四井為甸甸  
出革車一乘則是一五百七十六夫而七十人  
凡受田者皆出為人為兵古七倍恐加兵不至  
是之其賈也田以周制十六井之賦是多於常賦十六倍  
今使一井之田出十六井之賦是皆出於常賦十六倍  
於理亦未宜然田出十六井之賦是皆出於常賦十六倍  
其田則通出馬一疋牛三頭今別其田及家財各為一  
此賦然此先王之制而加倍不翅矣亦未可信要之  
賦則是此先王之制而加倍不翅矣亦未可信要之  
計田而斂取民財以充軍賦之用而其數之多寡則  
不可考矣孔子云亦足矣蓋以計立而取其數之多寡則  
賦之常法安可計田而又賦其財哉觀哀公年錢用  
不足及二吾猶不足加之何其微也之言則為斂財  
以足用可知矣蓋田通出馬一疋牛三頭今欲別其田  
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疋牛三頭今欲別其田  
及家財各為一賦則是一立出馬一疋牛三頭今欲別其田  
氏注穀梁同之然杜氏於作立出馬一疋牛三頭今欲別其田  
安得復以為出馬一疋牛三頭乎此其前後自相矛盾矣

也先家財有無難言何得別之賈氏以為一井之  
而世出十六井之蓋以為井出立賦也夫一井之  
語載孔子對冉有之言曰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  
其速也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  
幼於是乎有野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征之無則已  
其歲收田一井出粟禾六百四十斛乘芻二百四十  
斗在米十六斗不過是也先王以為為履若子季孫欲  
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大率以為為田主出粟而賦  
則取於商賈之里墨今魯以商賈所當出之賦而令  
農民出之則非古人重本抑末之意矣呂氏亦曰古  
者田出租里出賦愛之二家說為長蓋收區城之征  
以備馬牛車乘若漢家收田賦息以補車馬亦其賈  
意也然此賦止里厘出之而今賦於田上故議之耳  
然則司馬法所謂甸出之乘者其止出之乘之人數  
觀春秋傳所載多臨事而始授以甲授以車則知馬  
牛車乘決非丘甸所出也  
何氏說近之陳氏非是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

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孔子與甲適季氏季氏不  
繞放經而拜公曰魯之夫也其孫子

子何講娶同姓蓋吳女也孟子者何也

昭公夫人也其不言夫人何也講取同姓也

孟子吳女昭公之夫人其曰孟子云者講取音娶同

姓也孟子卒同姓不可書曰夫人姬氏或曰禮取

妻不取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見厚男女之

別筆列反也同姓從宗合族屬

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矣四世而總音

服之窮也五世而袒免音殺反同姓也六世親屬

竭矣其庶姓別於上戚單於下昏姻可以通

乎綴作擊音謂之以姓而弗別合綴之以食音而

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周道然也大傳疏

從大小宗也合取取族人使昭異列同時食故曰合族屬異姓謂他姓之女求為己姓之妻主為母

反強吳以去聲三家之權忍取同姓以混男女之

別魯之君豈苟為無禮以亂男女之別哉

久之憲不知以禮自防遂至不命於天子以弱其配

夫人之必命於天子猶諸侯之必命於天子也桓公

命身死不得稱夫人其義一也不見音於廟不書於

策以廢其常典禮之大本喪息浪矣其失國也宜故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子曰知禮子退揖巫馬期而

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娶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

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孔子曰孔子不可自謂

同姓為知禮故受以為過而不辭或問昭公娶同姓之事若天王卒法則如何斷曰此非昭公故為之當時吳盛強中國無霸昭公藉其勢不得已而然非貪其色也天王卒法則罪固不免亦須原情自有處置况不曰孟姬而曰孟子書孟子卒雖曰為于為君隱昭公亦已自知其非矣

而實亦不可掩矣國曰國人不以為非而昭公乃

曰孟子卒葬亦不言葬不書葬者深諱之同姓曰葬當書姓諱故亦不書葬昭公亦以見魯臣不以夫人之禮喪之也昭公君也尚且逐出之而葬不備禮况其夫人乎一書卒而三義具焉臣曰是時季氏當曰孔子與季孫不絕孔子亦放經而拜是知當時不以小君待之矣或謂舊史固書夫人孟子葬春秋不書夫

人而書卒示天下後世娶同姓之必不可也然小君之葬必不書夫人其氏當時既歸突稱呼曰孟子則因史必不不可書夫人孟子葬春秋因舊史之文而非禮之實已見矣按傳襄二十三年晉嫁女於吳則同姓之婚非自昭公始春秋於孟子以隱辭書之所以深責秉禮之魯欬

公會吳子橐臯橐臯夜反又音託吳子使大宰節

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

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魯地

橐臯在淮南遂道縣東南魯地遂道故城在

廬州慎縣東南魯地會也魯地遂道故城在

夷之也廬廬稱子以其功也夫差稱號以其罪也柏卒有攘夷之功文陵有猾夏之罪此春秋所為進退也

能也魯地吳欲尋盟非衛賜之言不可却故曰不有君子其

乎能也魯地○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郕郕音云公作進吳行人且妣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知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楚無不禦也國狗之瘼無不益也而况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郕公

及備侯宋皇... 景伯謂子真曰... 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 宋向巢帥師... 伐鄭錫子產...

責鄭也... 子蓋見大宰... 乃請束銳以行... 春鄭聲平達帥師取宋... 景王八年十有三年... 鄭聲平達帥師取宋... 冬十有二月...

侯及吳子于黃池書會止此在傳夏公會單平公晉定

子吳主會也吳主會則曷為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

中國也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不與夷狄之主

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

進乎哉遂子矣吳夷狄之國也祝髮文身故因魯之禮

因晉之難而請冠端而襲其藉于成周以尊天子

矣吳能為之大國也累致小國以會諸侯以合乎中

尊稱而居卑稱以會乎諸侯以尊天子吳王夫差曰好

冠來孔子曰天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

黃池或以為在衛或以為在晉或以為在宋在鄭據杜

預所釋陳留封立縣南地近濟水則在鄭衛之境而晉

嘗有之也

黃池衛地其言及者會兩伯之詞也

義分明也故左傳云晉為先戰而外傳吳春秋內中

語中則云吳先戰各自護其主了然可見春秋內中

國而外諸夷吳人主會其先晉紀常也春秋四夷雖

大皆曰子吳僭王矣其稱子正名也以會兩伯之詞

而言及者先吳則拂經而失序列書則泯實而傳疑

會為特書曰及順天地之經著盟會之實又以見

夷狄之強而抑其橫下也定公以來晉失霸業不

主夏盟夫差音扶暴橫勢傾上國自稱周室於已為

長反長兩蓋太伯之後以族屬言則伯父也而黃池之

會聖人書法如此者訓後世治中國御四夷之道也

明此義則知漢宣帝待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蕭傳

之議非矣注見隱公二年唐高祖稱臣於突厥倚以為助劉

文靖之策失矣歸之高祖初起太原及寶建德劉武

周李軌雖稱尊號皆稱臣事之唐書突厥傳太宗曰  
大上皇以百姓故奉突厥詭而臣之朕常痛心范氏  
祖禹曰唐世夷狄之害其原起於太宗脅父何況於  
臣虜豈有脅父臣虜以得天下而可為者乎五代史唐廢帝討石敬瑭敬瑭  
以父事之如石晉者五代史唐廢帝討石敬瑭敬瑭  
子將欲保國而免其侵暴得乎或曰苟不為此至於  
亡國則如之何曰存亡者天也得失者人也不可逆  
者理也以人勝天則事有在我者矣必若顛倒音冠  
覆而得天下其能一朝居乎故春秋撥亂反正之書  
不可以廢焉者也國語吳王夫差既勝齊殺申胥乃  
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於黃池越王句  
踐乃命范蠡率師沿海沂淮絕吳路始率中軍沂江  
以襲吳入其郭焚其姑蘇徙其大舟吳晉爭長未成  
邊遽乃至以越亂告吳王權乃合大夫而謀曰今無  
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王孫維曰二者莫利無會  
而歸越聞章矣齊宋徐夷將夾溝而廢我會而先晉

晉既執諸侯之柄以臨我將成其志必會而先之  
又必執諸侯以廣民心請王勵士以奮其明勢彼將  
戰而先我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夜中乃令服甲  
環甲徐馬舌出火竈陳士卒百人以為微行萬人以  
為方陳王親秉錢中陳而立帶甲三萬以勢攻鷄鳴  
乃定既陳去晉軍一里昧明王乃秉抱親鼓之軍皆  
譁晉師大駭不出周軍飾壘乃令董褐請事曰兩軍  
便兵接好日中為期今大國越信而造於敝邑之軍  
墨敢請亂故吳王親對之曰天子有命周室卑弱真  
獻莫入上帝鬼神而不可以告無姬姓之振也徒讓  
來告孤日夜相繼匍匐就君今非王室不平安是憂  
隱晉負眾庶不武戎狄楚秦將不長弟以力征一二  
兄弟之困孤欲守先君之班爵進則不敢退則不可  
今會日薄矣恐事之不集思為諸侯笑孤之事君在  
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董褐還致命乃告趙鞅曰  
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將毒不可與戰主其許之  
先然而不可徒許之也鞅乃令董褐復命曰曩君之  
言周室既卑諸侯大夫失禮於天子貢獻莫入孤以  
下密迓於天子無所逃命訊讓日至曰昔吳伯父不  
失春秋必率諸侯以顧在余一人今伯父有壘荆之  
虞世禮不續用命孤禮佐周公以見我一二兄弟之  
國以休君憂今君掩王東海以淫名聞于天子君有



短垣而自踰之。况蛮荆則何有於周室。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諸侯是以敢辭。夫諸侯無二君，而周室無二王。君若無甲天子，而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長弟，吳王許諾。乃退就幕而會。吳公先敕晉侯亞之。《春秋》曰：左氏曰：先晉國語曰：先吳。此一國史籍之異也。顧自宋之盟，則晉已為楚所先。陵遲至於黃池之時，豈能復與吳爭。曰：信也。晉人耻吳先之，故諱焉耳。《春秋》曰：黃池之會，其言公會晉侯及吳子者，主在吳子也。吳自桓卒之戰，勢橫中國，諸侯小大皆宗于吳。晉侯不見者，二十四年。此不能主諸侯者，可知也。故黃池之會，吳子主焉。不言公會吳子晉侯者，不與夷狄主中國也。《春秋》曰：往會晉侯吳子耳。必先以公會晉侯言之，復言及吳子者，殊吳於晉也。《春秋》曰：首止先及而後會，所以尊王也。子也。黃池先會而後及，所以外吳子也。吳秦伯之後，與周同姓，狂僭大號，擾亂中國。夫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今吳為黃池之會，以主盟中國，是二王也。將置周王於何地耶。聖人自十年吳伐齊之後，春不書王，以見天下之無王。此春秋之所以終也。《春秋》曰：中成於黃池。此世道之一大變也。申之會，晉與齊會者

不與則中國猶未全為夷也。至黃池之會，魯以吳齊于艾陵，夫差主會。魯魯以伯禮事之。春秋為是而不秋，及而不殊，見吳獨為天下主，而中國亡也。春秋至是，雖欲不終得乎。《春秋》曰：黃池之盟，不書吳晉之盟，春秋終諱之。公會晉侯及吳子，雖兩伯之辭，而終不以吳晉同主盟也。單平公不書，不忍書也。《春秋》曰：辰陵于蜀于申，楚雖主盟，而晉不與。故春秋皆先楚以紀實也。于宋于魏楚同主會，且先於晉。然晉君猶未同盟，故春秋但先晉以正名，而不書及焉。今黃池之會，吳子主盟，而晉定公以突世之霸，魯哀公以秉禮之望，皆俯伏聽命於壇坫之上。故春秋先晉以存中國之名，而書及以著兩伯之實。則內外之分不素而強弱之勢自見矣。春秋於戰紀戰，鞏書會書及者，主客之辨也。此黃池之會，書會書及者，華夷之辨也。又按春秋凡三書吳子，蓋使札來聘，慕中國之義也。戰拍卒，救中國之患，皆守之也。會于黃池，待甲兵之威，厭晉侯而長弟，春秋抑其強大而止書子。賤之也。穀梁謂嘉其尊王，進而書子，使夫差果能尊周，則當序肆平公於吳晉之上。如葵丘宰周公之例矣。吳語又謂趙鞅使董褐復命，責其僭王，而夫差降爵，稱公。夫以齊桓之盛，未能責楚僭王之罪，豈以晉之衰弱而反能使吳王黜其僭號乎。殆不足信也。《春秋》曰：趙鞅

殺梁云。吳子進矣。按此為吳同為會主。故不人傳不達此理。遂妄為義耳。公羊又云。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按此會黃池為魯地。故魯獨會之。若更有諸侯不當不列序。盧陵李氏曰。此條先晉之說。當主公羊。爵吳之說。當主穀梁。書及之說。公羊胡氏皆得之。其事實則國語為詳。但國語所載。尊周室之序。豈二國假此以相勝耳。豈真能奉王命哉。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何故乘吳之出會而伐陳也。○於

越入吳

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為二陸。疇無餘。詭陽

於姚。自以觀之。弼庸。吳始茂之。掩曰。吾父之。不。可以見。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弼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弼庸獲疇。無餘地。獲詭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弼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自到七人於幕下。

吳自柏舉以來。馮陵中國。黃池之會。遂及。復盟。可謂強矣。而春秋繼書於越入吳。所謂因事屬辭。垂

戒後世而見

音現。深切著明之義也。曾子曰。戒之戒

之。出乎爾者。反乎爾。

見。老氏曰。佳兵不祥之器。其

事好

呼報。還。物或惡之。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

儉武篇。以道佐人。主者不。夫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

勝之矣。吳嘗破越。遂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

齊之志。既勝齊師。復

扶又。與晉人爭長。自謂莫

之敵也。而越已入其國都矣。吳侵中國。而越滅之。越

又不監。而楚滅之。楚又不監。而秦滅之。秦又不監。而

漢滅之。老氏曾子。其言豈欺也哉。春秋初書於越入

吳。在柏舉之後。再書於越入吳。在黃池之後。皆因事

屬辭。垂戒後世。不待貶絕。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而

可廢乎曰吳子方會越乘其無備而入之也  
所謂無遠慮有近憂矣吳子忘不共戴天之  
耻而求諸侯於外此越之所以霸諸侯乎

**附錄** 我為長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

日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

少待之乃先晉人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

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伯侯牧以下朝聘王伯合諸侯

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王伯合諸侯

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

將改職貢魯賦於吳人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

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

命遂囚以還及戶牖譖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

事于上帝先及戶牖譖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

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大宰曰實然且謂魯不共而決

祇爲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

有山氏曰佩王僚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

呼曰庚癸乎則諾王欲伐宋殺其大夫而囚其婦人

而弗能居也乃歸也

**秋公至自會**夷狄主會 ○晉定魏曼多帥師侵

衛出魏下無一字曼多魏曼多帥師侵

衛曼多也曷爲謂之晉魏多譏二名二名非禮也

晉以范中行之難伐衛伐鮮虞間齊之難而一

此李氏曰讀隱桓之春秋而王澤之竭也晉事止於

昭而遂廢於頃定夫晉以奔世九君之業豈無積累之

未著無故而然者也千尋之木物能蠹之必其中先腐

或曰晉之微也大變在夷狄有楚弗攘有吳弗抑二

強並立伯權遂弱自召陵雍十八國之衆不能振旅至

于戎蛮之執晉僂焉北面而事楚以京師之禮自吳然  
巢滅徐伐陳伐齊晉不能誰何迄乎黃池之會吳哆然  
操方伯之令而下以列國命晉春秋由是絕華焉則晉  
之失伯實夷狄之張也曰中國苟合夷狄豈能問乎其  
端在諸侯之先貳當時以齊景衛靈宋景之君其國皆  
強戮力周旋何畏於吳楚今也齊景公有抑晉代興之  
志宋衛魯鄭之君無非攘臂以從齊者也蓋晉執行人  
叔孫婁與邾大夫坐而失魯魯執宋仲幾祭祁犁而失宋  
涉佗成何諾衛而失衛荀寅辭蔡而失蔡假羽旄於鄭  
而失鄭是以齊得以盡取諸侯鄭則與齊盟于鹹會于  
安甫矣衛則與齊會于洮矣終而齊侯衛侯且伐晉矣則晉  
牽宋則與齊會于洮矣終而齊侯衛侯且伐晉矣則晉  
之失伯乃諸侯之離也曰晉國苟治諸侯安得肯乎其  
原在大夫之先後使六卿諸臣如先大夫之肅皆盡忠  
以輔公何憂乎齊衛之家多門各求封殖而削弱  
之禍獨歸宗國自趙鞅取衛貢五百家動晉陽之甲自  
韓不信執宋命卿不顧踐土之盟自魏舒南面位政敢  
干位以命大事而趙籍魏斯韓慶為諸侯之萌已成矣  
則晉之失伯乃大夫之擅也曰晉之禮義素明則大夫  
豈得擅乎利勝而義微此上下之所以不奪不賢也范  
鞅請冠而魯使蒙執趙鞅受揚楮而宋卿貢禍邾齊並  
貢而三卿亂國或取季孫之賄而昭公弗納或求蔡侯

之貨而伐楚之師徒出或索十宰而吳人藉為口實  
乎曰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晉伯之衰又誰咎歟此春  
秋所以謹義利之辯察天理人欲之分正君臣上下之  
位而示後世以防微杜漸反本澄源之道也頃公自昭  
三十一年即位至是凡三  
十一年至哀公二十年卒  
之九月夏之七月也其為農  
災又非冬十二月之比也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  
東方字音佩又音勃○李李者何彗星也其言于東  
皆沒而李乃見故不言所在之次李李者何彗星也其言于東  
布政之庭於此日見與日爭明者諸侯代主治典法滅  
繼之象也星李東方乃東方博亂吳爭強而滅滅之  
也  
○盜殺陳夏區夫區烏侯反公作疆苦侯反  
人殺之而陳人猶使執國政春秋因其為盜所殺而  
書之與華孫同意盜殺蔡侯申盜殺陳夏區夫未當春秋  
之季世變之甚至於盜興而專  
○十有二月螽此年九  
殺國君卿大夫則亂已極矣  
月螽十二月又冬螽又比年十一月螽陰陽錯亂其矣當  
世君臣亦可以自省矣

用田賦書曾天災至於二年三益見其重賦害民傷和致異民力已窮天命已去君子之心於魯已矣

傳及越平

敬王三十九年十有四年閏定三十一聲二十

六景二十六六悼悼十五春西狩獲麟

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賈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

取之也曷爲大之爲獲麟大之也曷爲爲獲麟大之

則孰狩之新采者也新采者則微者也曷爲爲獲麟

大之也曷爲大之爲獲麟大之也曷爲爲獲麟大之

者仁獸也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

袍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

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

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以終乎哀公十四

年曰備矣君子曷爲爲春秋撥亂出反諸正莫近諸春

秋則未知其爲是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未不

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

子之爲亦非狩而有樂乎此也故大其適也其不言來不

特也非狩而有樂乎此也故大其適也其不言來不

始於中國也其不言有麟不恒於中國也程子曰

意不遠矣但因其國而發耳麟不出春秋亦必作也

作而不遠矣但因其國而發耳麟不出春秋亦必作也

其交際而別其言者無一畧也中國夷狄之廣莫所以

齊晉宋諸國以修春秋也至區區一魯國之史而兼紀周

之不知無一盡書治忽失得陵僭亂賊之變森然一循乎

意蓋亦有泰因此一事乃作麟和氣所生太平之應也

聖人之生乃天地之交感五行之秀會也仲尼元聖

尚生於春秋之時而况麟乎

嘉瑞也時無明王出而遇獲仲尼傷周道之不與感嘉

瑞之無應故因魯春秋而修諸侯之政絕筆於獲麟之

二句者所感而作。因所以為終也。冬獵曰狩。蓋虞人修常職。故不書狩者。大野在魯西。故曰西狩。麟也。麟麋身。牛尾。狼額。馬蹄。有五采。腹下黃。高丈二。一角而戴肉。設武備而不為害。含仁懷義。音中鐘呂。行步中規折旋。中矩遊必擇土。翔必有。歟。不履生虫。不折生草。

河出圖。洛出書。而八卦畫。蕭韶作。春秋成。而鳳麟至。

事應於證反。雖殊其理一也。易曰。訖文大人者先。為

反下。天而天。弗違後胡正反。天而奉天時胡正反。聖

而天同之後。於天而能。舜孔子先天者也。先天而天

弗違。志壹之動氣也。伏羲氏後天者也。後天而奉天

時氣。壹之動志也。言形容天地感格之意。有見乎此

者。則曰文成而麟至。先王之道既弘。麟感化

於斯。無見乎。此者以為妖妄而近誣。先儒以

成發。仲尼卒。亦又近。周南關雎之化。王者之風而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王者之風。麟

來歸於王德。春秋之文。黃大悉。召邵南鵲巢之德。先

公之教。而騶虞鵲巢之應也。騶虞為關雎鵲巢之應

故天子作春秋。遂以獲麟終篇。明王道之成。乃致天

瑞之應。麟趾騶虞詩人但數美公子公族之

仁厚。與其仁心德澤之廣。且盛者此。世衰道微。暴行

下。孟交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夫子

為于偽。是作春秋。明王道。正人倫。氣志天人交相感

勝之際。深矣。制作文成。而麟至。宜矣。王道備必止於

思道帝賚良弼。得於傳巖。書說命。王庸作書。以誌曰

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傳巖之野。惟肖爰

立作。周公欲以身代其兄。植璧秉珪而武王疾愈。啓

金縢之策。天乃反風。韋金縢。王有疾弗豫。周公植璧

於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

弟流言於國。周公居東。秋大熟。未獲。天大雷電。以風

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出罪已

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王出郊。天乃雨。反風出。罪已

之言。災感退舍。曰。禍當君。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

與治國家也。曰。移於氏。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為君。曰。

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餓。必死。誰以我為君子。子韋

曰。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至於勇夫志士。精誠所格

三。賞君。災感果徙三舍。至於勇夫志士。精誠所格

上致日星之應。名物產之祥。蓋有之矣。與夏戰。日欲

落。公以劍指日。日還不落。魯陽公與韓榭難戰。酣日

暮。援戈而撈之。日反三舍。戰國策。專諸刺僚。彗星襲

月。聶政刺韓傀。白虹貫日。前漢書。黃霸為潁川太守。

嘉禾生於府。張堪為漁陽太守。麥秀兩岐。晉

孟宗至孝。母冬嗜茗。宗入林哀泣。旬忽自生。劉

祖母冬思董。殷於澤中。慟哭。塊地生王。祥性慈

母。嘗欲生魚。時天寒水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忽冰

解。雙鯉躍出。母又思黃雀炙。有雀數十飛入其幕。祥

以世。况聖人之心。感物而動。見見之同。於行事以遺

唯季。天下與來世哉。蕭韶九奏。鳳儀于庭。魯史成經

麟出於野。亦常理爾。詩以正情。書以制事。禮以成行

樂以養和。易以明變。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

秋以道名分。禮以制行。樂以和德。春秋以幸往。易以知來。禮垂教亦

備矣。則曷為作春秋。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

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知我者其惟春秋乎。何以約

乎魯史。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觀周道。幽

也。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我觀周道。幽

厲傷之會魯何適矣何以始乎隱公三綱淪九法斃

音如天下無復扶又有王也何以絕筆於獲麟其以天

道終乎終天道易始天道而終人事春秋始人事而

獨麟為瑞亂臣賊子無國無之獨孔子為聖人天道

否極則泰人事亂極則治春秋書極亂之事以求治

至獲麟而絕筆夫聖人之於天道命也有性焉君子

不謂命也是故春秋天子之事聖人之用撥亂反正

之書考諸三王而不繆音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

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本其於格物脩

身齊家治國施諸天下無所求而不得亦無所處而

不當夫至邦交之常春秋一經自君臣父子夫婦兄弟

大小遠而日星細而禽蟲與夫宮室之典華城邑之

築後器用之矢得土地之予奪無所不紀孝是經者

何莫學夫春秋故君子誠有樂音乎此也由仲尼至

於孟子百有餘歲若顏曾則見而知之若孟子則聞

而知之由孟子而來至于今千有餘歲矣其書未亡

其出於人心者猶在蓋有不得已焉耳則亦有不得

已焉耳矣類接萃為人物之法則者也夫子生於周

末而麟見於大野以仁聖之君子天錫仁獸之應乃

理之當然韓愈氏曰麟為聖人出也聖人必知麟是

以西狩之獲必夫子觀之而知為麟也然氣數之不

偶固異於堯舜之盛而王霸之道方窮亦非文王麟

趾之時是以麟為夫子出然獲於鉏商謂為不祥以

賜虞人然後取之其與明王不與而天下不能宗夫

子何以異哉文定謂春秋成而麟至杜元凱以為春秋感麟而作胡

乎三極致中和而天地可位萬物可育此作彼應固



其理也。然以當時之事而觀春秋，蓋感麟而作。以麟而終也。夫子嘗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麟鳳龜龍，帝王之瑞也。夫鳥不至，河不出圖，將以大極於斯。出今也，轍環天下，迄無所遇。自衛反魯，刪詩定書，繫易正禮，將載其道，以垂之後世。而麟應適至，獲而傷焉。夫子知道之終不行，然後修春秋，以明一王之法。春秋，夫子事也。春秋成而聖人不復有出焉。意矣。故春秋之修，獨後於五經。蓋感麟而作，以麟而終也。**采子曰**：春秋獲麟，其不敢指定是感麟，亦不敢指定是感麟作。大槩出於其時，被人殺了，是不祥。采引取之說，不知幸獸獲之義，是以爾也。穀梁又云：不言來，不外麟於中國。據鶴來巢言之，又云：不言有，不使麟不恒於中國。據有或之類耳。夫謂之獲麟，則不得言來，以言其有為不使恒有。有年豈使不恒有也。**盧俊李氏曰**：感麟而作春秋之說，杜氏何氏程子謝氏呂氏張氏諸家多同。絕筆獲麟之說，諸家皆不。過以爲所感而起，因以爲終。而何氏獨以爲春秋之成，文致太平。托言太平，而瑞應至。故就以麟終焉。此其異也。文成致麟之說，本於范氏。而胡氏因之。其意直以爲孔子自衛反魯，即修春秋。經成道備嘉瑞，應焉。而以天道終之。比於關雎之應，而能事畢矣。蓋

三

